歐亞畫報

EUROPE-ASIA ILLUSTRATED NEWS

Vol. III., No. 12 June 25th 1942 | 第三卷 第十二期 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廿五日

葡萄牙漁船在峻峭之大西洋
海岸處用牛力牽引而上

Fishing boat drawn ashore by oxen on Portugal's steep Atlantic Coast

世界大事之檢討

From the News of the World.

德元首向孟納興元帥祝嘏

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上午，德國元首希特勒之飛機，忽然在芬蘭前線後方芬軍總司令部之機場降陸，蓋是日為芬軍總司令孟納興元帥七旬晋五壽辰，希氏特代表德國人民向彼致賀，夫身任三軍最高統帥，且處軍書旁午之會，而能飛往友軍陣地，親自祝嘏，其重視此事也可知，其景仰孟納興人格之偉大與夫其愛國之熱忱也可見。

當一九三九年秋蘇聯以猙獰之面目，侵略弱小之芬蘭時，世人尚不知布爾雪維克之俄國，不務他事，而專從事軍備，以冀他日之窮兵黷武，若就蘇軍之數量而言，堪稱世界之最偉大者，即其質量，亦尚可觀，以此雄師，而與不滿四百萬居民之芬軍相角逐，宜乎其不能以寡敵衆也，當是時也，西歐列強虎視眈眈，陳兵於德之西疆，大有枕戈待旦，躍躍欲試之概，兼之德蘇間已有互不侵犯之條約，故德國雖具萬分誠意，同情於芬蘭之抗戰，除組織一部分志願軍參加外，實際上無能為力，當時統率芬軍以禦敵者，亦為孟納興元帥，俄軍雖以大師壓境，奈以芬蘭健兒奮勇衛國，致是冬蘇聯遭受重大損失，而無甚進展，論者謂當時之史太林，不顧列強洞知蘇聯兵力之雄厚，故進襲芬蘭者，為數尚不甚鉅也，然吾人若將當時芬俄戰報，與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二年間冬季東線戰事相比擬，亦可想見是時作戰之劇烈矣，初俄軍不顧人力物力，遽向侵犯，而芬軍在孟納興指揮之下，竟能堅決抗拒，不容蘇軍深入國境，史太林鑒於芬蘭之尚難欺侮，一變其貪得無饜之野心，而以芬蘭之極小退讓為滿意，推厥原因，固由於芬軍之勇敢善戰，然孟納興元帥之算無遺策，實為主要因素，此次歐戰爆發，紅禍又將氾濫，年高德懋之孟納興，更執干戈而衛歐陸，良以芬國上下，咸知布爾雪維克為禍之烈，更甚於蛇蠍也。

芬蘭大元帥孟納興男爵係三次抗戰布爾雪維克之大英雄，在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之戰事，芬軍在孟元帥指導下，單獨與紅軍相周旋云。

Finnish Field-Marshal Baron von Mannerheim, Hero of three anti-Bolshevik wars, of which the 1939-40 war was fought singlehanded by Finland under his command.

抑有進者，當時芬蘭之力禦強俄，深得德人之同情，惜為條文所束縛，祇能作壁上觀耳，除德國外，美國輿論，亦同情於芬蘭，有識之士，咸以美國之未能援芬為恥辱，華盛頓政府，亦鑒於弱肉強食之太無公理，曾向莫斯科運用壓力，今也芬蘭與德軍騈肩作戰，以期撲滅紅禍，解放一九四〇年蘇芬和約中之桎梏，而華盛頓人士之論調，則一變其曩昔之同情，而為無理之恫喝，撫今思昔，能不令人咋舌乎，近日報章中更載有美國戰地記者羅氏所著之「英勇之芬蘭」一書內描寫芬軍之忠勇作戰，與夫蘇軍之窮兵黷武，書甫發售，銷路已達數百萬冊，其不脛而走之情形，概可想見，美國當局，為顧全其布爾雪維克盟友之令聞起見，已將該書由書局間悉數收回，凡內容有涉蘇軍之顏面者，一一刪去，重行付梓，改訂「再版，」其愚弄人民，尤甚於秦始皇之焚書坑儒也。

執此一例而論，吾人已可證實盎格羅薩克森戰前「打倒侵略，保護弱小，」之宣傳口號，無非欲誘惑世界弱小各國，投入其懷抱，令其為英美帝國主義而奮鬥，當昔日芬蘭英勇抗俄之時，華盛

(續見第五頁)

半月刊 歐亞畫報 半月刊

EUROPE-ASIA ILLUSTRATED NEWS

POST OFFICE BOX 771
TEL.: 16180

PUBLISHED FORTNIGHTLY BY
MAX NÖSSLER & CO., SHANGHAI
EDITOR: E. OBENAUS

20 CANTON ROAD
5TH FLOOR

電話：一六一八○　發行者：上海廣東路廿號五樓璧恒公司　編輯者：何本與

REGISTERED WITH THE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UNDER No. F111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公共租界警務處登記F字一一一號

Vol. III, No. 12 June 25th 1942, ‖ 第三卷第十二期 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廿五日

CONTENTS

From the News of the World. 2
Ward Price, Adolf Hitler 8
Greater East Asia War 11
Portugal Today 12
Spices and Christians 18
Jealousy 23
Origin and Manufacture of Chinese Pen . 27

目錄

世界大事之檢討……二
希特勒傳……八
大東亞戰爭……十一
今日之葡萄牙……十二
香料與基督徒……十八
妒……二十三
中國毛筆的來歷和製造法……二十七

Single issue . . . . C.R.B. $ 0.50
Annual subscription including postage C.R.B. $ 10.00

零售每冊……中儲券五角
全年定價（郵費在內）中儲券十元

Printed at the ABC Press, Shanghai.
上海商業印字房承印

費盡心機
摹仿偽造
但終不能及
阿司匹靈

阿司匹靈
'ASPIRIN'

專治 傷風 寒熱 頭痛 等症

Agfa

矮克發

您的軟片

德商

德孚洋行

上海四川路二六一號　郵政信箱一一一五號

獅馬牌

燒瓶牌

總代理

大德顏料廠

及各聯合公司

安尼林染料
「陰丹士林」染料
化學品
氮氣製品
立脫粉
人造瀝青蠟
溶劑人造松香
硝棉及其他原料
活性炭素
奧速立達
琪塞露芳

各種用途
及其他耐久顏料
染織油漆皮革橡膠膏藥烙火柴及其他工業用品
工業用
製造地板蠟汽車蠟鞋油複寫紙等需用
製造噴漆磁漆凡立水及一切油漆等需用
液體之過濾及糖類油類調味粉菓子汁等脫色之用
乾燥顯影照相印紙
透明包紙

關於商業與技術上如有垂詢謹當竭誠貢獻

＊ ＊ ＊

分行
奉天　廣州　漢口　長沙
重慶　青島　濟南　天津
北平　煙台　哈爾濱　大連

（續第二頁）

頓之所以發惻隱之心者，亦不過美國之宣傳手段耳，今茲美俄攜手，所謂保護弱小，在美國心目中，已早不存在矣，反是，德人對於孟納興元帥領導下芬軍之殺敵英雄事業，未嘗一刻忘也，德元首之論德芬邦交時，有曰：兩國邦交，素稱敦睦，蓋德芬民族，俱為智勇善鬥之士卒也，上蒼更佑芬蘭，使豐功盛烈之元帥，完成其天職，內則拯人民於水深火熱之赤禍中，外則協同他國，奠定新歐羅巴之基礎，此次德元首之飛往芬軍陣地，為孟納興氏祝壽，益證實德國之一切措施，均本新歐羅巴之精神，申言之，不以國家之大小，而劃分其次第，乃以民族之健否，而規定其強弱云。

英蘇於危急之秋簽訂共存共亡之協定

今處世事紛紜之日，吾人幾忘卻邱吉爾於一九四〇年六月十四日即最後五分鐘內，欲與法蘭西簽訂共存共亡之協定，以圖英法兩國之團結益固，然自英吉利軍隊經鄧扣克之敗北，而迅退英倫後，法國軍事上之命運，大受打擊，法人士對於英首相之提議，未予注意，而同年六月二十二日，即立德法停戰協定，吾人苟細審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簽訂之英蘇協定內容，則不禁回憶當時英國向法所施之最後伎倆，無非欲使潰不成軍之法國士卒，繼續為英效命也。

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莫洛托夫氏在外交界中素以不喜旅行聞，此次不顧危險，長途跋涉，諒必有不得已之內容，乃為顯見之事實，總括其理由，約有兩端，大致與邱吉爾向法建議訂立協定相同，申言之，一為英蘇兩國戰局之急轉直下，二為英蘇兩國互相猜忌，一方或可於戰時或戰後，一意孤行，致有害於他方，何以見之，君不聞布爾雪維克冬季攻勢之曾告失敗乎，寇爾許，卡科夫戰役之蘇聯全軍覆沒乎，就英方而言，大西洋之盎格羅薩克森給養線，已朝不保夕，東亞北非之英軍，亦一蹶不振，故曰，英蘇戰局之急轉直下也，締約之第二理由，更或不言亦可自喻，蓋英蘇立場，政治上素南轅而北轍，今祇以同病相憐，而締結爾詐我虞之條約，吾人如取克里浦斯爵士之言，已足證上述之不謬，克氏有曰：「余雖長時間奉職莫斯科，而未曾達目的者，與夫外相艾登及皮佛勃魯克之訪問俄京，而徒勞往返者，今莫洛托夫於倫敦之行，竟獲成就矣，」換言之，蘇聯政府，茲已徵實英國確為協約國共同勝利而奮鬥，并於戰後亦願一本此意，與蘇聯合作，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在英京所獲之印象，是否如此，吾人暫置不論，但就克爵士言論之表面而觀之，莫洛托夫之來英，而遽結合協定，其猜忌英國，實為主要因素也。

莫洛托夫同志不避艱辛，遠涉重洋，聘問英美首都回國後：蘇聯如欲繼續生存，協約國除建立第二戰線外，更當鼎力援助。

Comrade Viacheslav Molotov upon return from his troublesome trip to the Allied capitals: Much more Allied help, besides a second front, is needed for Soviet Russia's survival.

英蘇協定，共分兩階段，計八條，第一階段乃規定雙方之簽約國於戰事中須共同努力，第二階段訂立雙方戰後之合作，細察第一節協定中之內容，為互相鼓勵，增進生產，第二節協定之用意，乃防止戰後之或相欺詐，吾人試回顧英俄之關係，在政治舞台上，素立於對峙之地位，蘇聯今日之軍事效能，即由英人觀之，亦處於極端，是故第一條中所謂鼓勵，乃顯然促進英國建設第二陣線而言，然就目今情勢觀之，所謂開闢第二戰場，亦屬談何容易，茲乘此而又欲為讀者告者，即當莫洛托夫逗留倫敦之際，英人故意向德魯爾及科隆兩地，濫施空襲，致科隆之文化及歷史上有價值之建築品，多受其殃，更有無辜平民，因而喪生者，為數亦衆，盎格羅薩克森方面，對於此兩

區之被轟炸，更誇張其詞，欺騙世界，紐約廣播電台，竟稱參加空襲之英機，計一千七百架之多，惟德國報章，則稱來襲之敵機，為數僅七十架，被擊落者，至少有三十架云，考英機襲德之目的，欲以恐怖方法，恫嚇德國民衆，然據敵方專家及駐德之中立國觀察家之估計，謂此項對國民所施之神經戰，獲效極微，至於經濟及軍事上絕不受其影響，在英人亦早自認，并謂德國之戰事目標，對於空襲，保護縝密，苟欲施以轟炸，結果必得不償失云，除上述之理由外，英機之轟炸德境，欲使莫洛托夫洞知英國軍力之雄壯，并不惜犧牲為蘇聯在空中建設第二陣線，蓋莫洛托夫對於各種作戰方式，以對於空襲所得之印象，最為深切，故英人故意施此伎倆，誘莫氏簽訂此協定也，回憶一九四〇年莫氏聘問柏林時，英人知莫氏之素性，亦欲空襲柏林，阻遏德蘇之談判，諒讀者亦尚能憶及之也。

就第二節協定中之第一條—即全文中之第二條—而論，英人自蘇聯冬季總攻失敗後，輒憂蘇軍之與德人單獨媾和，故有此條之訂立，第三條規定協約國中如欲加入此協定者，亦所歡迎，此無異於寄言美國，從其加入，蓋美國對於英蘇協定，表示冷淡，迄今尚未有加入之意，英首相邱吉爾又赴華府，或即此事之一大原因歟。

第四條所載，謂戰後如有簽訂協定之一方，被人侵襲時，他方必須加以援助，例如，戰後蘇聯託詞芬蘭之侵襲，而與之交戰時，英國亦須對芬作戰，協定中第二節之有效期限，於和平宣布後二十年內，雙方均須遵守，此乃英國各協定中普遍之條款，一遇必要，不難自食其言，而撕毀之，第五條中更有虛偽之規定，謂大不列顛及蘇聯在現行之戰事中，均無擴大領土之欲望，亦不干涉他國之內政，然稍識時務者，早知此種條款，俱屬欺人之談，試觀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亦曾有同樣之宣言，然俟戰事結束，英國併吞德意志之大部分屬地，與夫強佔土耳其之領域，事實俱在，其言尚足信乎。

日本之突襲阿留地安羣島，無異於戰禍之已臨美國尾閭。

ALEUTIAN BACK-DOOR

總觀協定中之各項，尚有使吾人發生疑竇者，即未曾規定蘇聯戰後之西疆是，換言之，蘇聯將如何處理前被蘇佔領之芬蘭，波蘭，羅馬尼亞各領土，與夫被蘇鯨吞之波羅的海諸小國，夫以布爾雪維克之奸詐，豈有不慮及此，協約明文中所以未提及此者，實因英蘇不欲以此而惹起世人之厭惡耳，何以見之，君不見報章中關於此條咸謂必有一秘密之例外條文乎，此項附文中，有英國承認蘇聯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之疆土，所謂一九四一年六月之蘇聯疆土，即包括蘇聯藉侵略所得之諸國而言也。

英蘇兩國素以干涉他國內政為政治上之任務，固人盡知之，今

復有此種明文之規定，不知其用意究屬何在，抑或簽訂協定之一方，以防他方之干涉其內政歟，吁，亦奇矣。

第六條規定雙方戰後經濟上之輔助，第七條戰後一方須顧慮他方之政治上利益範圍，第八條稱，此項協定雙方須迅速批准，并據俄方希望，此項協定之批准，不經英上下院之手續，蓋院中諸公，大多數反對戰後仍與布爾雪維克合作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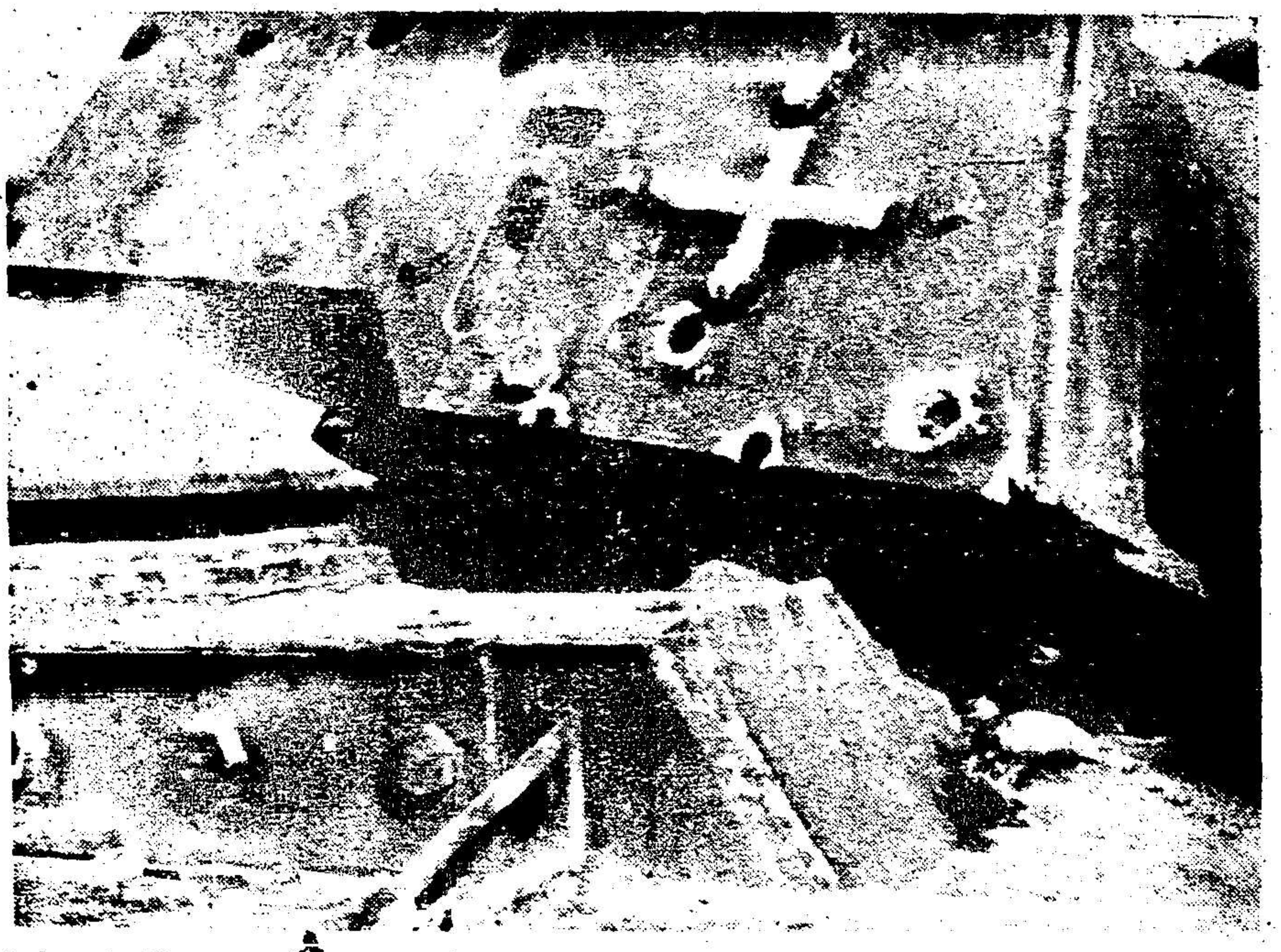
茲尚須一併提及者，莫洛托夫於倫敦之任務完畢後，更不遠千里而往華盛頓，然其結果，徒事跋涉，勞而無功。

上文對於英蘇協定之所以詳加評論者，非以該協定有重大之價值，實欲將盎格羅薩克森當局言不顧行之事實，再為讀者陳之耳，威爾遜總統之十四條和平原則，諒讀者尚能憶及之，結果如何，亦為君等所洞悉，毋待贅述，夫英美作戰，向以自由為幌子，然君不見埃及，伊朗，印度，格陵蘭等之被蹂躪乎，君不聞中美諸邦南美各國（智利及阿根廷除外）之被壓迫乎，所謂自由者，究有幾何，是故時至今日，世界各國，咸知欲求自由欲得和平，非與德日義三國合作不為功，德芬邦交之敦睦，即其鐵證也。

第二戰線

協約國陣線中，高唱第二戰線之名，為時已久，然迄今仍未見其建立，反是，德國在北非，則已開闢戰必勝攻必克之第二戰線矣，日本則在東亞南方與阿留地安羣島，義大利則在蘇聯，亦各建立第二戰線矣，吾人試披閱近日之報章，則見此項第二戰線之捷報頻傳，無怪乎協約國應付各處一籌莫展也。

日本海軍，不避艱險，遠往美洲之阿留地安羣島，出其不意，加以奇襲，并在該島實行登陸，使美國人士，驚悉戰禍之已臨眉睫矣，不惟此也，日海軍更在太平洋之中途島，與美軍激戰，結果日本雖略受損失，然美國巨大新型之航空母艦之被擊沉者，計兩艘之衆，日本潛艇於最近三星期內，亦極為活躍，茲舉其夫者而論，例如馬達加斯加島之第哥蘇勒士之被突擊，致三萬零六百噸「伊麗沙白」型英國之主力艦，與五千二百二十噸「阿雷蘇薩」巡洋艦各一艘，均遭重創，澳洲雪梨港，亦於五月三十一日夜，被日潛艇所襲擊，夫以稱雄於太平洋之日本海軍，茲復乘勝而襲菲美澳三洲，疊建奇勛，敵人聞之，莫不為之胆破。



蘇聯之巨型坦克車遇德軍之平射砲砲彈，其鉄甲立被洞穿，檢視圖中十字下之四砲洞，則知蘇軍之極厚鉄甲，遇德砲火時，猶若紙板之易破，塞把斯托波爾要塞與夫北非之英軍坦克車隊，對於德軍最新軍器之能摧枯拉朽，已知之審矣。

Four hits from a German anti-tank gun, piercing the armor of a Soviet monster tank like a piece of cardboard. The fortifications of Sebastopol and the British tank forces in North Africa also have experienced the striking power of the latest German arms.

歐洲及北非之戰局，吾人祇就德義準備夏季攻勢一事而論，已足以證實軸心作戰之成竹在胸，蓋軸心國在軍事上之一舉一動，均按照預定計劃，新近德日義軍事代表之在羅馬會晤，即其一例，夫軸心國之策劃軍略，以師出有名為主旨，故能藉雄壯之軍力，採取攻勢，而達先發制人之勝利，不若協約國之軍事會議，專以如何收拾殘局，為其唯一任務也。

再就德國最近之軍事行動而言，寇爾許方面之捷報甫傳，卡科夫又以大挫俄軍聞矣，近日來塞把斯托波爾之蘇聯要塞，雖固若金湯，然因德羅聯軍之猛襲，而指日可下，北非羅美爾將軍，更大顯身手，要塞杜白魯克，竟不旋踵，而以乞降聞矣，凡此種種，均足以驚醒世界人士之耳目，然就軍事上觀之，均不過為大戰勝利之前奏曲而已，蓋今日東線與北非之德國士卒，皆枕戈待旦，一俟時機成熟，當即橫戈躍馬，出奇以制勝，故關心時局者，莫不集中其視線於東線與北非也。

六月二十二日脫稿

希特勒傳

（續第三卷第十一期）

Adolf Hitler

An unbiassed British Study of a so-called Dictator

by Ward Price

Published in London 1937

(Continued)

英國華德勃萊斯原著　一九三七年倫敦出版

劉宗岳編譯

第二章 希特勒之個性

世界上多數人民，甚至一部份德國民衆，對於希特勒之認識，多係從希氏之公開演說及其形狀中得之，一般人之印象，僉以為希氏乃激昂慷慨之演說家，累萬羣衆舉手高呼之國家偶像，以及檢閱無數青年之莊嚴領袖也，其實希氏在公共集會當中，固然莊敬嚴肅，激昂慷慨，然而退公之餘，與其親信近僚，則悅然可愛，和藹可親。

希氏具德國人之激烈性格，兼有奥地利人之特殊稟賦，而其藝術化與幻想化之傾向，則又德國南部人士之特徵也，為人富於感情，每逢及早歲黨人受審受苦之往事，輒泫然下淚，足見其對於公務富於熱情之一斑，對於個人恩怨，亦敏銳逾常人，某次希氏至友某君與之曰「君所從事之任何事件，均極幸運，」希氏答曰「在余政治生命之上，余凡百幸運，誠如君言，但在余個人生活上，則余之不幸，恐為余所知之任何人所弗及也。」

希氏雖為天主教教徒，但並非以基督教教徒自任，惟對上帝，頗具信心，渠曾告余曰「余相信上帝，尤其相信上帝對於六千七百萬德國人民之爭取在世界上應有地位之希望，決不致置而不顧。」

希氏私生活之嚴肅，為盡人皆知之事，不吸煙，不飲酒，喜食菜蔬，尤嗜「麵湯」及「俄羅斯蛋，」水菓中嗜蘋菓，飲茶時則喜可可，茶與咖啡，均所戒絕，惟飲礦水與紫宛花茶而已，有時疲勞之餘，輒飲些許白蘭地酒於牛乳之中，以防受寒，然頗不甘其味也，平生最不喜煙味，故無論飯後或平時，均不願人當其面吸煙，德人對於此點，多感不舒耳。

希氏之唯一運動，厥為散步於貝許特斯開登鎮，精神飽滿，膚色紅潤，淺藍色之雙目，尤炯炯有神，在柏林時，除乘汽車外出以外，決不離官邸一步，耐勞耐苦，絕無倦容，余曾親見其在魯恩堡檢閱衛鋒隊，佇立汽車之上，舉手還禮，達五小時而精神絲毫無倦容，德軍收回萊茵區之時，希氏曾連續工作兩晝夜，第三日晚，希氏邀請郭培爾夫人暨其他友人等晚餐，飯後并開映影戲，直至午夜後二時，當郭培爾夫人提議終席，俾總理可以稍資休養，但希氏答曰，「倘諸位欲散，則余當坐讀至清晨四時，故余望汝等勿去，」此蓋希氏通常就寢之時間也，希氏之披閱一切公文，多在午夜之後，除在貝許特斯開登別墅以外，希氏每晚飯後，須服醫生配好之消化劑與安眠劑之丸藥，始能入睡，如無特殊公務，輒睡至正午十二時起床，其身體之一般情形，甚為健康，一九三五年曾延蘇爾勃魯希醫生，割治聲帶中之水熄，水熄也者，演說過於激昂所滋生之肉瘤也。

希氏服飾衣着，均極整齊，深黃頭髮，梳櫛光亮，面部亦刮垢磨光，齒牙整潔，兩手白淨，指甲尤修剪美觀，大姆指光圓如球，手相家所謂意志堅强之徵，兩耳碩大逾恒，相面家以為富於毅力之表示也。

自希氏從事政治運動，十五年間，其儀容完全未變，惟面部稍較豐腴，其頭髮早歲係由當中分開，現則從右邊分梳焉。

在德國國內，余曾發現有與希氏酷肖之一人，當一九三六年曾

恩堡國社黨大會，余參觀衝鋒隊檢閱之時，見殘廢軍人之座席中，有一人與希特勒絕肖，此無名英雄之梳髮蓄鬚，均如希氏，倘非同時同處，余真不信造物者之能惟妙惟肖，無獨有偶也。

國社黨制服，均為卡嘰布所製，希特勒總理所着，隨時均整潔如新，白絲襯衫，更剪裁適度，希氏常謂，渠因出身寒苦，早具夙願，倘一旦富有，當享受兩種奢侈，一為每室必有火爐，一為每日必更換襯衫兩件是也。

希氏制服之左臂，佩紅地黑字之卐字黨徽，胸前則佩一級十字勳章，及德國負傷勳章，其領帶為卡嘰布所製，高結領際，上有國社黨徽，如一針然。

出外時，希氏佩深黃色皮帶，并戴軍帽，此兩物者，皆購自國社黨之販賣部也，檢閱部隊及其他正式集會中，希氏則卸其黑褲，易為深黃卡嘰布之馬褲，并着長統馬靴，式樣美觀，寬緊合度，余在慕尼黑請謁之時，及在里賓特洛甫官邸相值之際，則見希氏着深藍色便服，白襯衫軟領頭也。

希特勒最喜披閱書籍，博聞强記，其親近宣稱，希氏對於所有德國著名哲學家之作品，及歐洲各國史地社會經濟等之書籍，莫不瀏覽無遺，涉獵殆遍，其過去之勤讀，為人所共知，而近年公務之暇，輒喜閱讀冒險小說，梅卡爾所著「沙漠遊記，」即其嗜好之一種耳，此外對於旅行遊記，以及地圖，計劃，亦極饒興趣，希氏嘗謂，倘彼一旦置身倫敦，巴黎，渠對於所有通衢，可以立能辨認，又謂全世界任何著名建築，無有不在其記憶中者。

一九三八年五月，希氏首次訪問義大利，參觀義大利建築之後，對於希氏原訂之建築計劃，多所修改，截至筆者屬稿時止，希氏所遊歷過之外國城市，僅比京白魯塞爾與義大利威尼斯城而已。

希氏雖不能彈玩樂器，但酷嗜音樂，平素對於音樂會演奏之機會，絕不肯輕易放過，德國之大音樂院，即為希氏常至之處，國社黨每在魯恩堡集會，必有德國最著名之歌詠隊表演，希氏自謂平生曾聽該隊演奏，達一百次以上，并粲然顧左右曰「余自信為全世界最愛好音樂之一人，」對於通常戲院，亦頗鍾愛，但極少往觀之機會也。

希氏愛好音樂之餘，亦喜圖畫，收羅甚富，長於鑒賞，但其畢生最感興趣者，尤推建築，可稱德國首屈一指國家建築家，任何公共建築，在動工之前，必須將設計圖案，呈報希氏審核，而希氏之審核，非潦草過目，而係細心推究，柏林總理官署中，有專置圖案之一室，室中有測繪儀器，希氏輒在室內，盤桓數小時，修正一切公共建築之設計草案，德國最近所修築之公路網，悉為希氏心血之結晶，柏林之總理官邸，德奧邊境之希氏別墅，以及慕尼黑國社黨之新黨部，其建築計劃，以及內部裝修，皆為希特勒親手製訂，稱意傑作，其建築原則，蓋着重近代化而簡單整齊寬敞也，希氏素願，在使國社黨會塲之魯恩堡及國社黨發源地之慕尼黑兩城，變為全國建築之模範，故魯恩堡檢閱黨員之體育塲，已經加以擴大，同時大會會塲，亦改建擴充，可坐九萬人，為全世界最偉大之近代建築之一，會塲前之走廊長三百碼，花崗石柱，雄偉美觀，動工兩年基礎甫立，約須一九四三年始能竣工，將來當與世界著名之巴塞隆建築，同垂不朽也，希氏嘗謂，「此項建築落成之後，」數千年後之人民，當必佇立瞻仰，驚嘆不置曰：「日耳曼人誠偉大之民族也。」

參與希氏之建築計劃者，為史庇爾教授，年僅三十歲之工程師也，舉凡希氏所親擬之建築計劃，均由史氏參與襄贊，當華格納節在貝魯滋舉行之時，希氏顧謂史庇爾教授曰：「吾等必須在慕尼黑建築喜劇音樂院一所，余已戡定一極佳之塲所矣，」於是當即手執鉛筆，草繪圖案，當慕尼黑德國藝術院建造之時，希氏輒每日必蒞該處，巡視工程，希氏輒有志為德國另建首都，一因柏林之氣候，過於乾燥，易使居民過於緊張，二因柏林係一商業中心，而商業中心，每多驚人謠詠，難免影響各部工作人員，三因希氏計劃中之首都，乃如華盛頓之於美國，純粹為政治外交之首都，而無都市之繁囂也。

除上述諸端之外，希氏亦酷嗜電影，所有外國新片運到德國，以及德國所製新片，均須先送希氏審閱，輒於晚餐之後，在總理公

署中，靜觀電影兩小時，因酷嗜英美電影之故，希氏因之幾已諳習英語。

希氏之鍾愛小孩及狗，亦為其特性之一，渠於貝許特斯開登鎮之別墅中蓄有亞爾薩斯犬數頭，當其中一頭，為共產黨員毒斃之時，希氏極感恚憤。

德宣傳部長郭培爾之六齡女公子希爾加郭培爾，為希特勒總理最鍾愛之小朋友之一，希爾加金黃頭髮，活潑秀麗，頗具乃母之娟美風姿，與希特勒總理常相伴玩，蓋郭培爾夫人亦為希氏在德人最接近之友人，按郭夫人幼時，初嫁萊茵區一富商，為其續弦，前房子女均已長成，故該項婚姻，殊不滿意，一九二一年生一子名漢諾後，即提出離異，遠遊美國，故能操極流利之英語，一九三〇年返抵柏林，加入國社黨，遂與柏林黨部主任郭培爾相識，乃結縭焉。

據希氏之親近言，希特勒總理長於故事之講述，余亦曾親見之，當希氏聽國立音樂演奏會之後，對樂師講述故事，生動逾恒，聽衆之笑聲，不絕於耳。

希氏更歡喜機械，雖無實際工程之經驗，但對於汽車，汽船，均極饒興趣，尤其對於新型式樣，備極注意，某次對其舊友彭資汽車公司經理魏爾林，講述一種汽車式樣，係二十五年前在維也納所見，詳晰精確，如一專家，柏林每舉行汽車展覽會時，希氏輒赴其中，盤桓數小時，自謂曾在汽車上，旅行五十餘萬哩，「余甚感謝汽車，因其使整個德國，均在余可到達之範疇之內，」此希氏之豪語也，但希氏不喜自駕汽車，自謂「此非余所當為之事，」此點與墨索里尼，迥不相同，蓋墨氏則極好自行駕駛，汽車汽船單摩托以至飛機，均所擅長也，墨氏極重速率，但希氏則反是，其專車速率，不許超過三十五哩，主要原因，由於希氏不易入睡，故雖專車之設備，完美異常，其中并有紋石之浴室，連接希氏之臥室，但為求易於入眠起見，亦不許駛行過速也。

希氏之記憶力極强，對於讀過書籍之內容，或觀過影片之故事，輒能記憶清晰，靡遺巨細，倘其僚屬之對答中，有與前此矛盾之處，則輒為總理所執，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

希氏個性，為一極端個人主義者，不相信援手於溺之說，故其部屬，如因工作責任有須請作將伯之助者，希氏輒望望然不顧，至多舉其下領，令其自行奮鬥也。

胸襟豁達，不念舊惡，有人嘗問希氏曰：——「在君秉政之後，有若干舊時仇人，曾加以報復？」希氏答曰「並無一人」，繼謂「當余舊時與余有宿怨之人，及余秉政之後，余均覺彼等渺乎其小，余在蘭芝堡政治監獄中時，有獄吏一人，極為可憎，常呼余為「鄉佬」，余相信迨余任總理之後，渠必大感懊悔，何須予以報復耶？」

更有一事，可證希氏之宅心仁慈，當一九三六年之變，希氏乘汽車過上巴伐利亞省，途中正賞玩山景，正一年幼及笄之農家少女，欲晉前相訴，為衛士所阻，竟泣哭失聲，希氏召而問之，該少女對曰「因未婚夫違背國社主義，」被驅逐出奧地利境，因之失業，無力結婚，是以憂傷，希氏為之惻然，當即允以救濟，不但畀以位置，更在慕尼黑備置設備齊全之公寓一所，令彼夫婦結婚後，即住該處，該農家少女旋於婚後，謁希特勒總理請謝，因感激深刻，不覺兩手擁希氏項頸而吻之也。

希氏對於僚屬，恩威並施，其侍從對之，極其敬畏，其柏林官邸，雖形式簡單，但嚴肅之氣，則與法院相同。

希氏侍從中，有精明幹練之副官三人，輒工作至深夜始息，最著名者，厥為侍從室主任布克納，追隨希氏多年，慕尼黑早年之活動，以及蘭芝堡監獄中之生活，布克納均與焉，布身軀高大，面帶笑容，少年時為德國著名網球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任軍官，自入希氏戎幕，隨時不離左右，謠傳布克納曾與希氏其他侍從二三人，締結「同死公約」，如希氏遭逢不幸，彼等決不為後死者，寧共赴湯火，視死如歸，另一人為沙勃，嚴肅逼人，常著衛鋒隊制服，原為巴伐利亞農夫，彼與希氏之相遇合，殊饒興趣，原沙勃由務農轉為郵局低級職員，然後加入褐衫隊，在一九二三年慕尼黑起義之前，希氏每於檢閱褐衫隊，已注意及有負傷跛行之官佐一員，其後希氏被禁蘭芝堡監獄中時，此跛足之褐衫隊員，突來請謁，願義務為希氏服役，當時為希氏所納，同受患難，其後即因之與希氏共享安樂也。

（未完）

大東亞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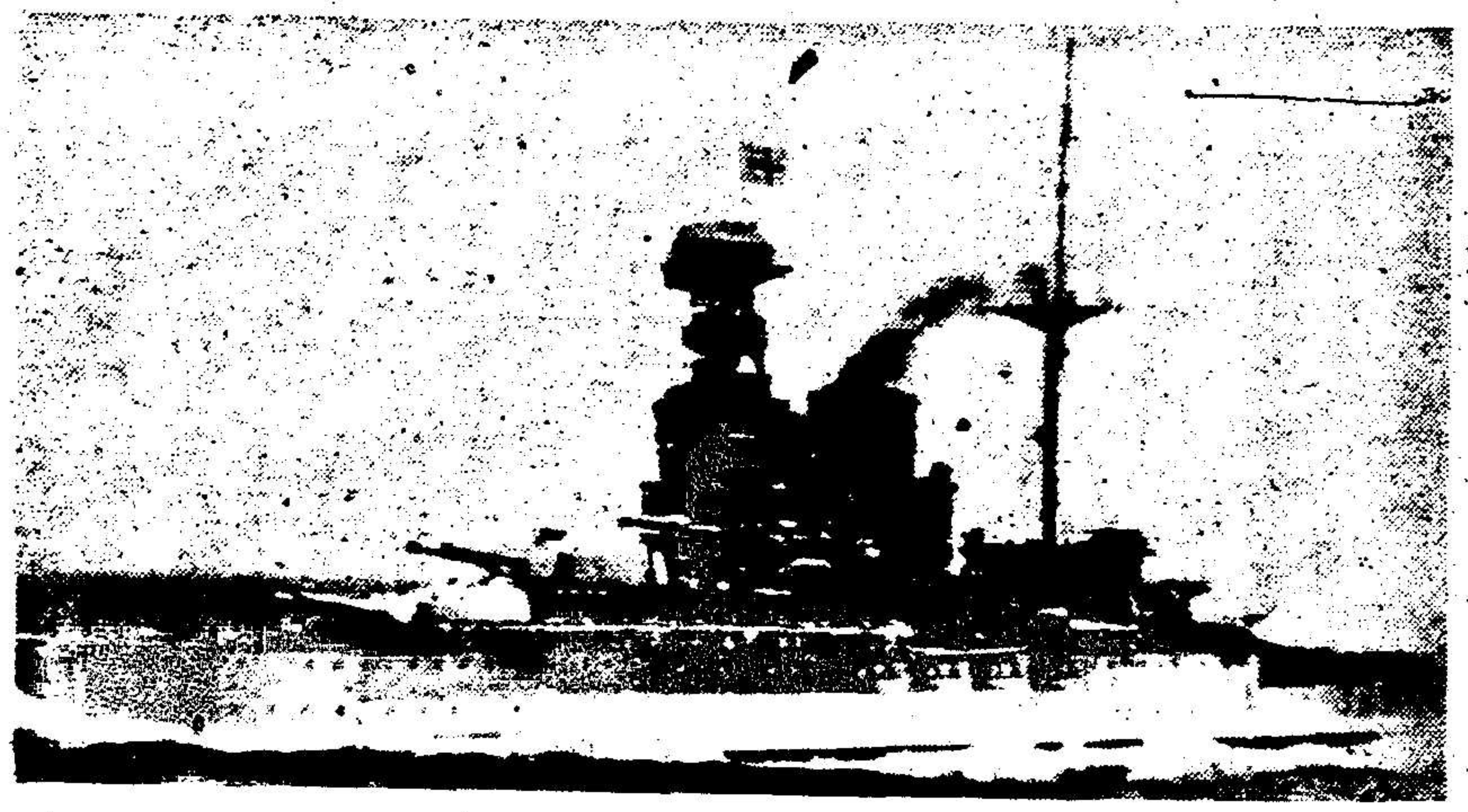
Greater East Asia War

Press Union Photos

溯自大東亞戰爭爆發以來，日本海軍遠涉重洋，撲滅盎格羅薩克森盤踞於東亞共榮圈內之軍力，務使不再有立足之餘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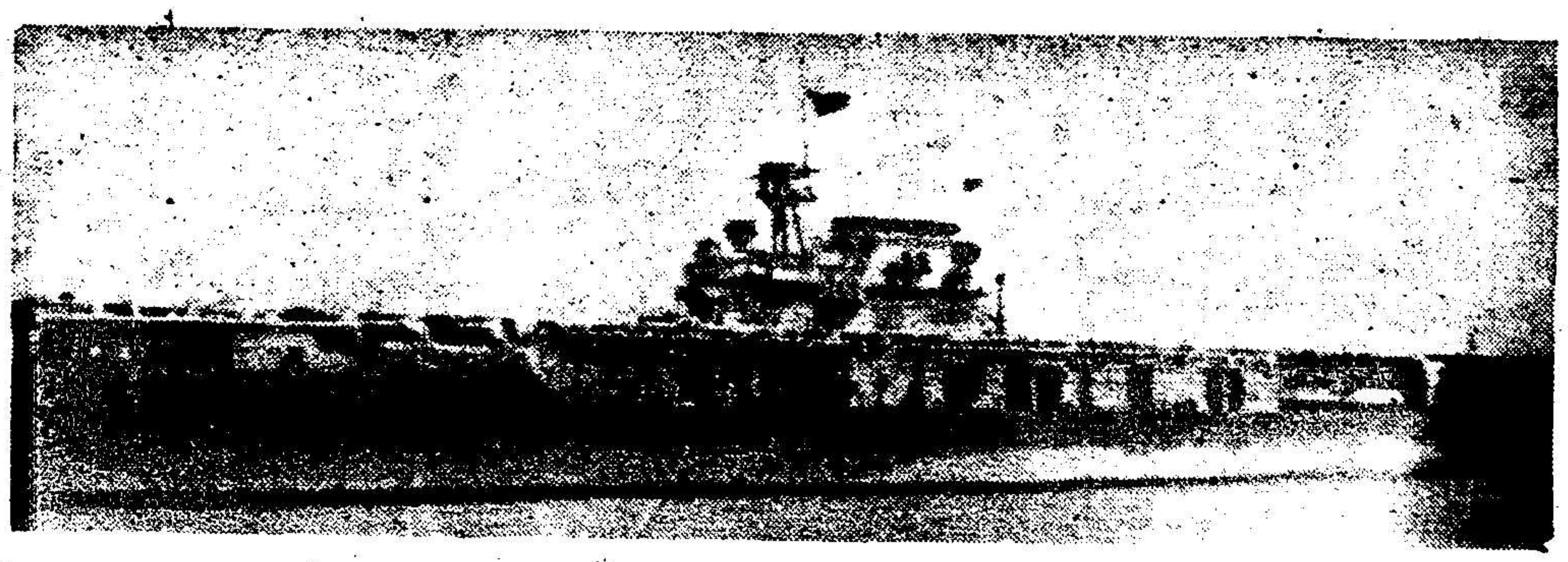
澳洲要港雪梨之島瞰，該港於五月三十一日夜間曾被日本潛艇所襲擊。

Airview of Sydney Harbour, Main Port of Australia, attacked on May 31 by Japanese Submarines.



日本特種潛艇於五月三十一日拂曉時奇襲馬達加斯加島第哥蘇勒士海軍根據地，重擊「伊麗沙白門」型戰艦（見左圖）及「阿雷蘇薩」巡洋艦各一艘，按第哥蘇勒士港本隸屬於法國，不列顛曾不顧國際公法，而已佔領者。

A proud British battleship of the Queen Elizabeth class (shown at left) and the cruiser Arethusa were seriously damaged on May 31, 1942 by a daring Japanese special submarine attack on the Madagascar harbor of Diego Suarez, now occupied by the British contrary to International Law.



日海軍於六月五日突襲中途島時，擊沉美國「恩得善萊斯」型（見圖）及「霍奈特」型航空母艦各一艘，每艘排水量計一九●九〇〇噸。

Leaving only two of this precious type of naval craft, two American aircraft carriers of the class shown at right were sunk during the battle in the waters of Midway Island by the Japanese on June 5.

On June 4 and 5, Japanese naval forces attacked Dutch Harbor, main port of the Aleutian Islands, the most western extension of American Alaska, and succeeded in landing on the western part of these islands.

六月四五兩日，日本海軍突然進攻阿留地安羣島之荷蘭港，并在該群島之西部實行登陸，考阿留地安群島位於美領阿拉加斯之極西端云。

今日之葡萄牙
Portugal Today

葡萄牙雖屬歐洲蕞爾小邦，然對於歐洲之啓發文明與夫各大陸之聯絡，厥功甚偉，故自總統卡摩納氏握政以還，益自奮勵，雖處大動盪之今日，仍能應付裕如，誠足令人注意，茲將該國之風土人情照片多幀，擇優介紹，諒亦為讀者所喜閱也。　編者誌

當一九四〇年葡萄牙舉國慶祝其八百週獨立紀念時，適值歐戰方酣，兵氛雖未蔓延至全球，然環顧列强，政治陣線已成兩虎相鬥勢不俱生之狀，未幾，英國在歐陸之勢力，忽兮消滅，莫洛托夫亦於是時訪問柏林，透露其侵略野心，同時德美間暨盎格羅薩克森與日本間之邦交，漸趨惡化，事後追思，而知今日軸心國與協約國之對壘情形，該時已顯其輪廓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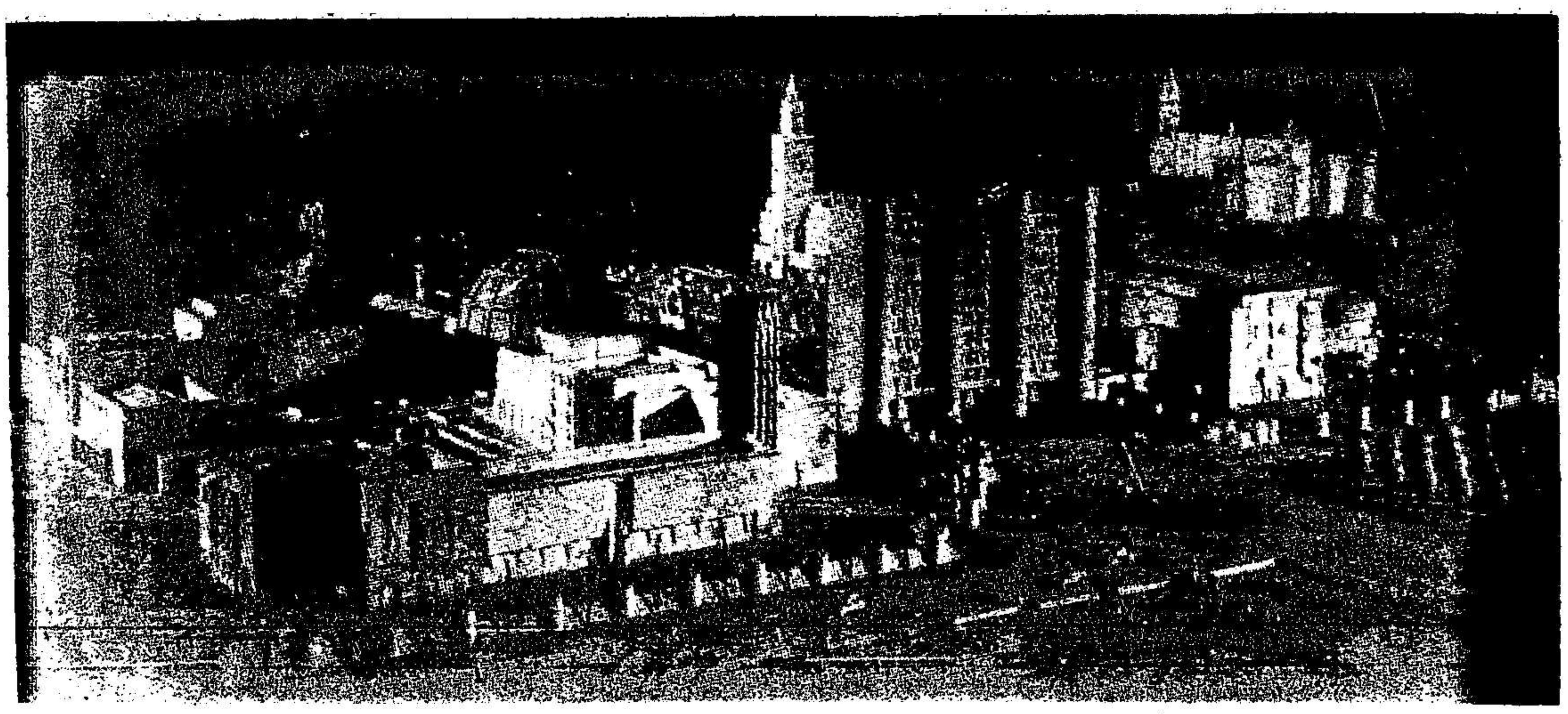
際此大局杌隉之秋，各國政治經濟皆瀕危殆，而蕞爾之葡萄牙，能獨安枕而卧，竟不捲入於澎湃之世界潮流者，實有賴於總統卡摩納及總理薩拉沙兩氏之才智卓拳，思慮縝密耳，溯自卡摩納氏於一九二六年握政以來，內則維綱振紀，外則講信修睦，乃固國本而人莫敢侮，是故雖處四海鼎沸之間，而能應付裕如，嚴守中立，非偶然也。

葡萄牙總統卡摩納上將(穿軍服者)及總理薩拉沙氏

The President General Carmona (at right) and Prime Minister Salazar

夫希特勒之建設大德意志，墨索里尼之革新義大利，與夫弗朗哥之顛覆共黨政府，均轟轟烈烈，為世人所注目，而葡萄牙在卡摩納領導下之革舊維新，其經歷之艱苦，、不亞於德義西諸邦，特外界不加注意耳，按葡萄牙之復興，功固在於執政者之練達，而全國人民之追念曩昔葡國先祖之雄風，各負建國興邦之責任，亦與有力焉。

總統卡摩納之任賢勿貳，更為吾人所欽佩，蓋葡國國運之蒸蒸日上，實有賴於總理薩拉沙之雄才，薩氏起自農家，年方二十七，已榮膺葡萄牙最著名古音巴拉大



Model of the Portuguese Colonial Exhibition held at Lisbon in 1940.

一九四〇年在里斯本舉行之葡萄牙殖民地展覽會之模型

學之財政學教授，迄一九二八年，被召入閣，而任財政部長之要職，至一九三二年，擢升為內閣總理而兼財政部長，為時葡萄牙國勢中衰，經濟拮据，薩氏處此，棘手非常，幸賴其定識定力，超凡出衆，卒能喚醒全國民衆，共負時艱，而不污葡國光榮之歷史，職是之故，葡萄牙之革新，非祇尚皮毛也，薩氏最先着手者，為整頓國內之財政，其次促進國內生產，使全國自給自足，不再仰國外之鼻息，同時充實國防，建築路網，更不遺餘力以改良社會各問題，既而國內政綱已定，遂又殫精竭慮，以處理海外之殖民地，夫昔日葡國殖民地遍天下，計其幅員之廣，約在二百萬方公里以上，後雖漸削，然今剩留於亞菲美三洲者，尚較其本土約大二十五倍云，就中較大者，首推西菲之安哥拉與東菲之莫三鼻給。

葡萄牙地濱大西洋，故自立國以來，其勢力均向大西洋發展，雖有英吉利屢欲纂奪歐陸，時起角逐，葡萄牙均能幸免，即就此次大戰爆發後而論，葡國政府亦曾一再宣稱嚴守中立，而其所處地位，不介於政治紛爭之點，亦一大原因也。

交戰國中之軸心盟友，洞知葡國之立場，故亦尊重其中立，然在盎格羅薩克森方面，曾令調駐法大使康倍爾爵士為不列顛駐葡之大使，其外交上之任務，專以引誘葡萄牙加入協約國方面作戰為己責，又恐外交上之威脅，對於復興之葡萄牙未能如願，更施以嚴厲之經濟壓迫，申言之，英國不顧國際公法，藉阻止援助歐陸之軸心國為託辭，嚴格檢查葡船之航行，即葡國與其屬地間之交通，亦須先獲英方之許可，結果國內原料匱乏，生產減少，而葡屬各殖民地，因原料之不能輸出，反呈過剩，致供應不均，周轉不利，不惟此也，英國

（續見第十五頁）

由總理薩拉沙創辦之葡京新工學院院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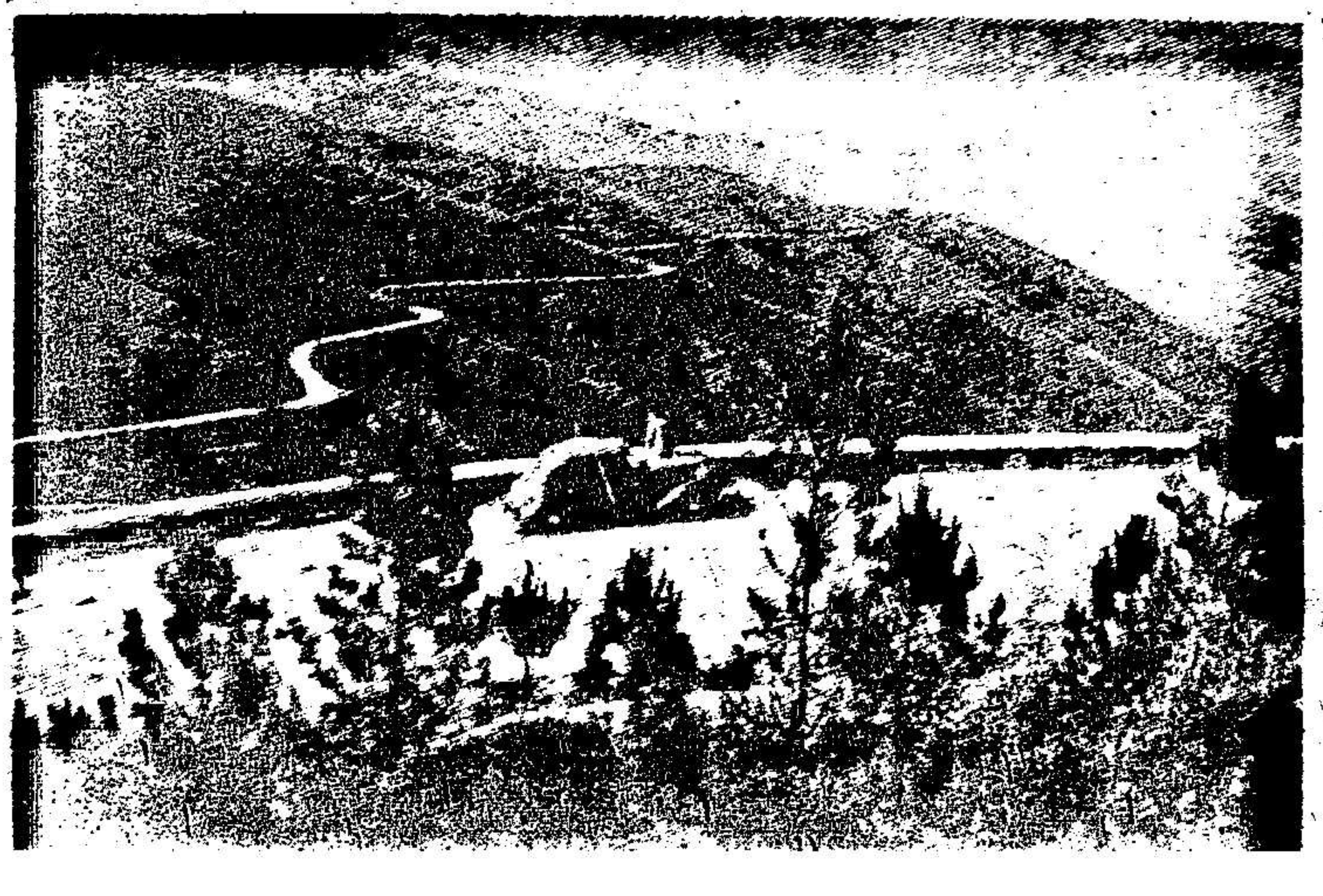
The new Technical College in Lisbon, founded by Prime Minister Salazar.

高六十公尺橫跨斗羅河之鐵橋，亦足證葡國建築工程之近代化。

Further proof of modern progress: 60 meter high bridge spanning the river Dour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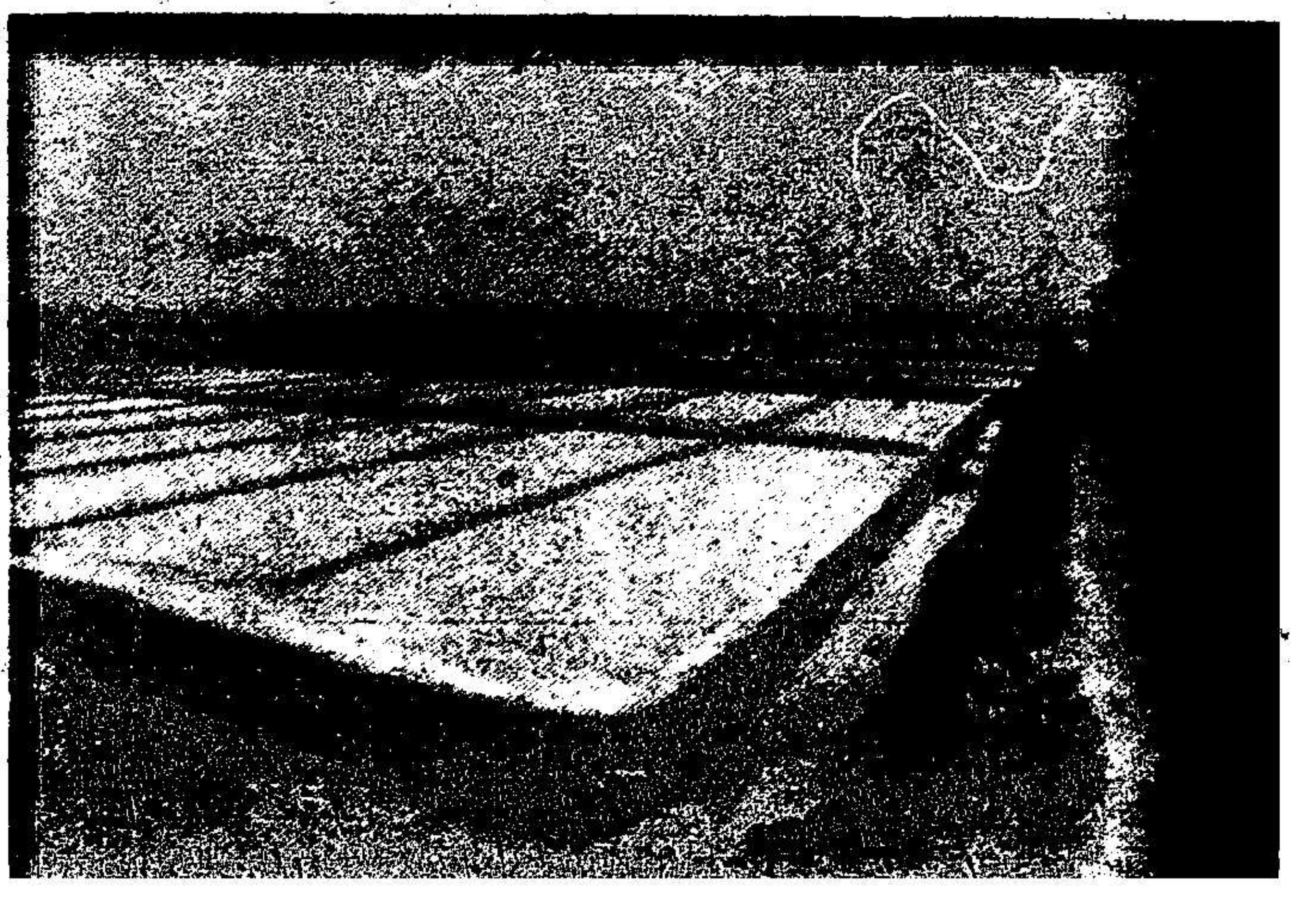
自薩拉沙氏執政後，力建公路，圖示葡國境內山嶺崎嶇之處，亦有臺漆之康莊大道，四通八達。

One of the "Streets of Salazar" winding its way through the mountainous districts of the count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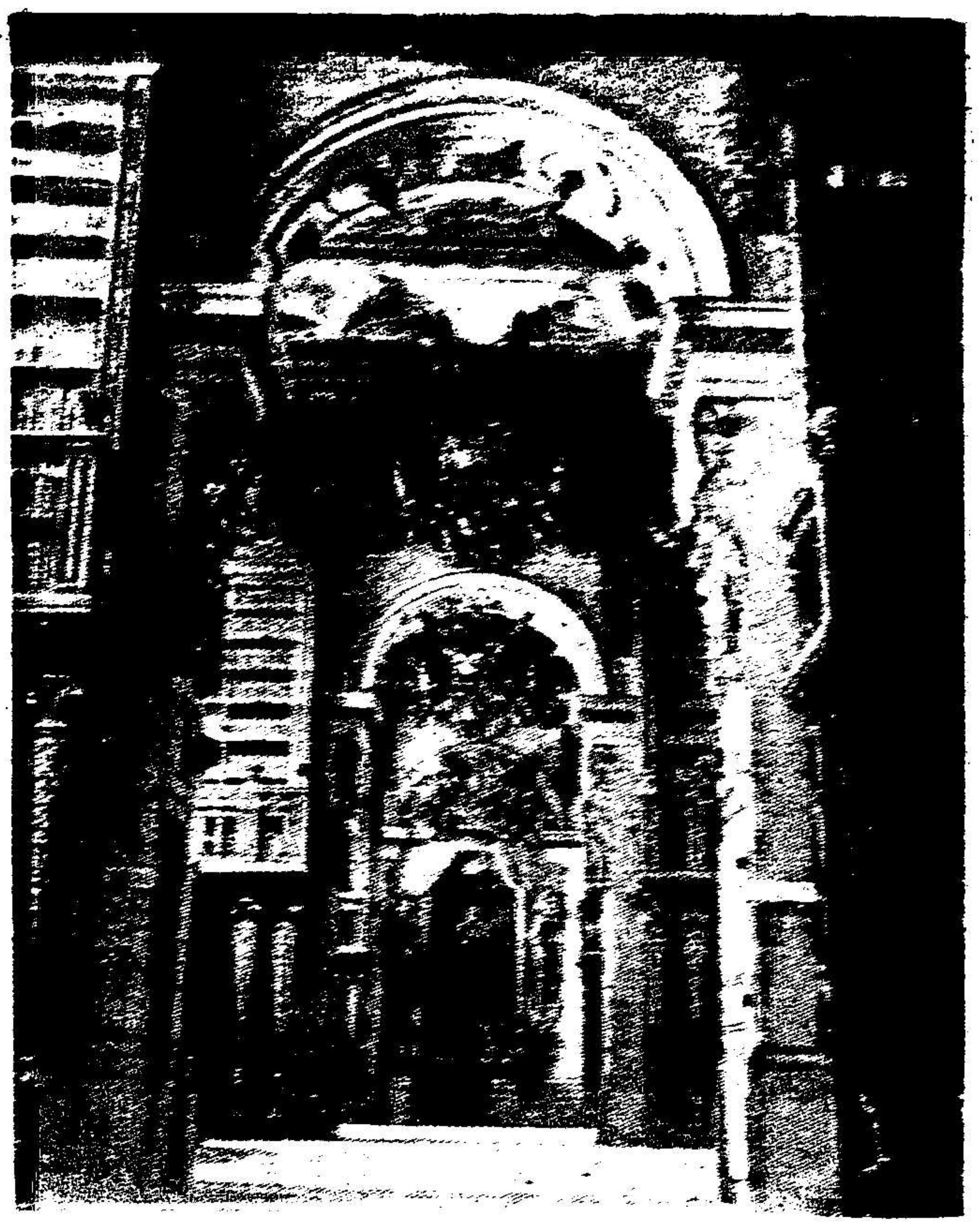
葡國富鹽池，故鹽業尚盛，然其煉製仍用一千年前之舊法。

In the lowest part of the country numerous salt pans are to be found producing salt exactly in the same way as a thousand years ago.



德葡兩國間文化事業之合作，素稱密切，圖示德駐葡大使領富授男爵頒給名譽博士學位於古音巴拉大學教授科斯太氏時之留影。

Giving expression to the close cultural ties between Germany and Portugal the German Ambassador Baron von Hoyningen-Huene is shown here conferring the doctor's degree honoris causa on Professor Costa of the Coimbra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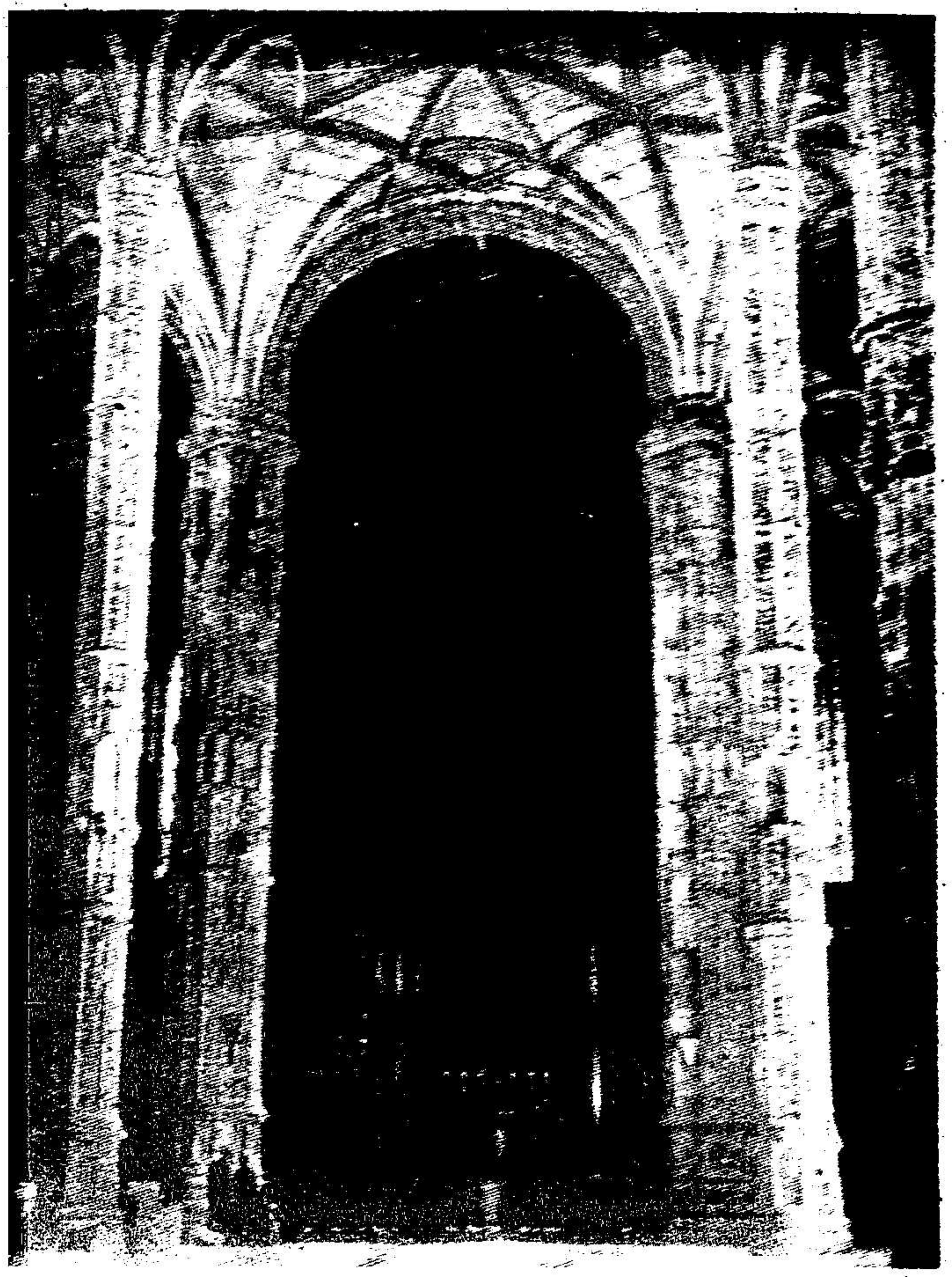


古音巴拉大學創於一三〇七年，為葡國著名之學府，圖示該大學之圖書館，舊皇宮殿，並藏中世紀之文學珍本甚富。

The magnificient interior of the University of Coimbra Library, founded in 1307, treasuring the cream of European medieval literature.

葡國藝術馳名歐洲，圖畫博物館中之每日訪問者，門庭若市，觀客中尤以青年為衆云。

Portuguese Art ranks among the first in Europe and her art galleries are still drawing daily large crowds of visitors, particularly from the nation's yout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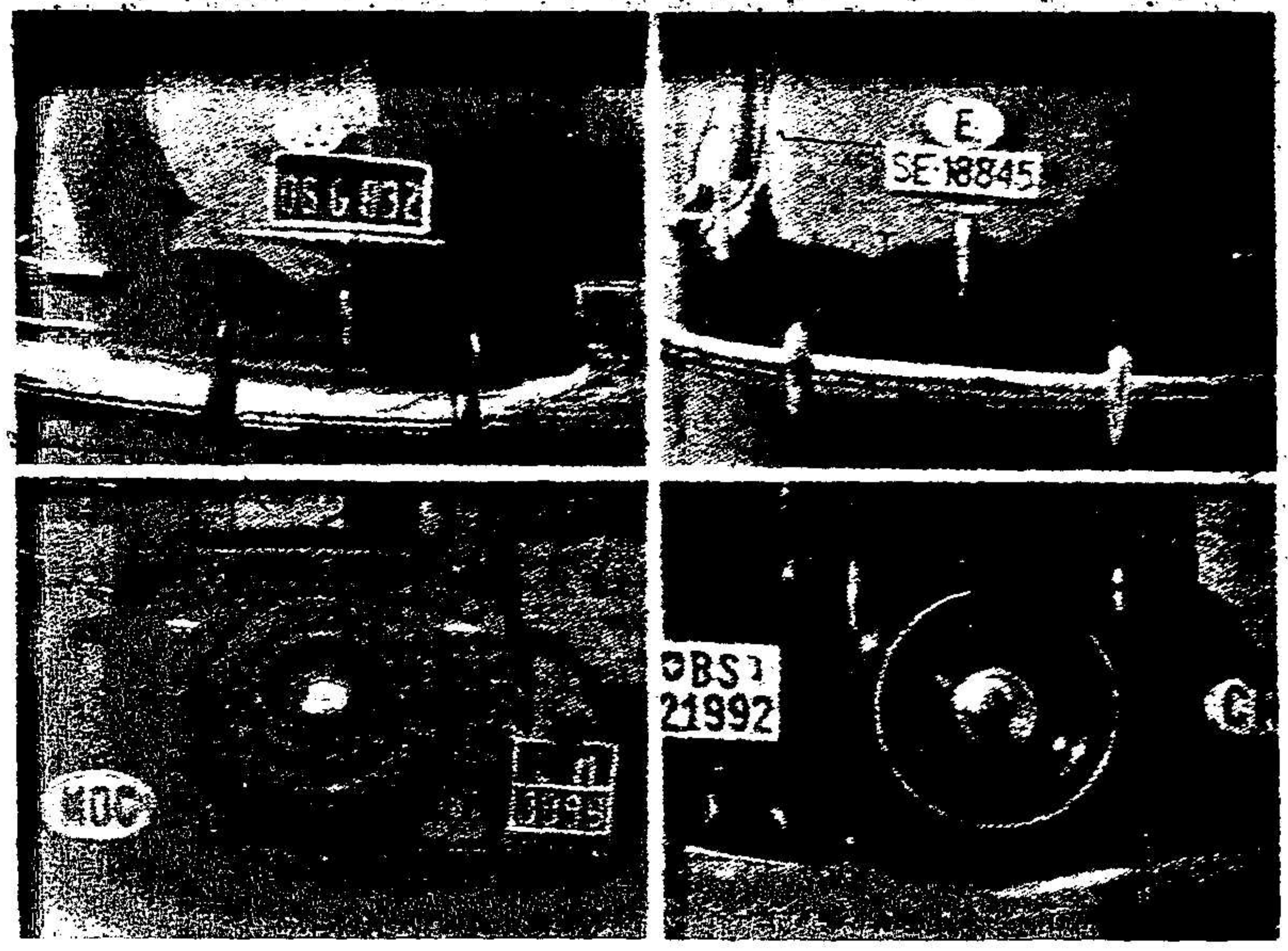


葡人篤信基督教，教堂林立，上圖乃示貝大教堂內部之華美越籍，名人發斯科達伽瑪與詩家卡麻斯俱殯葬於此。

Testimony of an eminent religious nation are Portugals beautiful churches: Above, the interior of the Church of Belem, where the remaius of Vasco da Gama and the famous poet Camoens lie at re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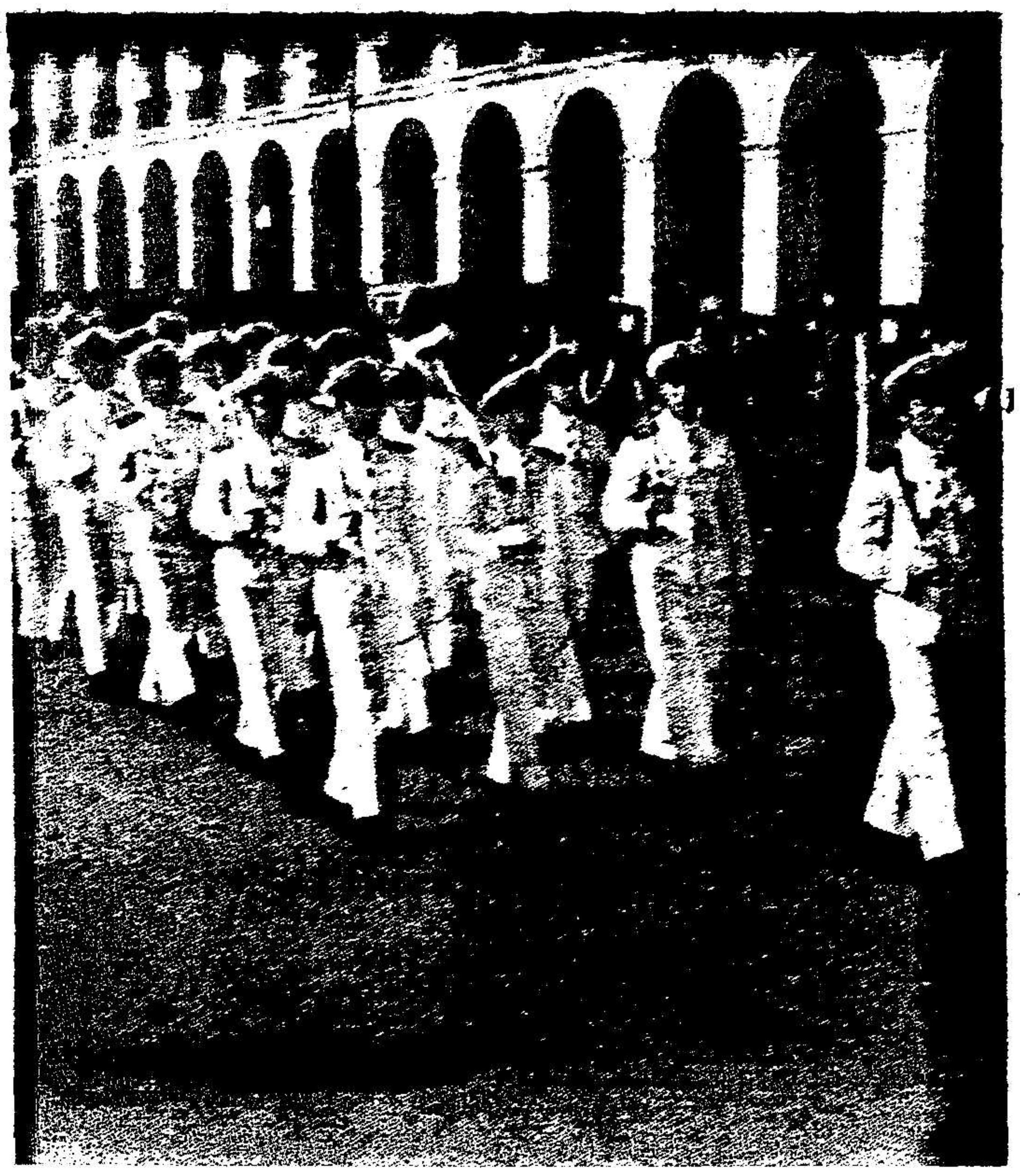
（續第十三頁）

及荷蘭軍隊，更於去歲十二月十七日，未得葡政府之同意，竟將葡屬帝摩爾加以佔領，致日方爲肅清該島上之敵軍起見，不得不有佔領全島之措施，夫英倫之對小國，雖以外交兵力雙方並進爲慣技，英之佔領帝摩爾，即其一例也，當不列顛大使尚在里斯本與葡萄牙政府談判佔據帝摩爾島之時，適值該島傳來消



今日之葡萄牙為各國人士薈萃之所，故在里本斯街中吾人亦可見及各國之汽車熙會，例如北美合衆國西班牙摩納哥牧及瑞士等。

Nowadays Portugal is the neutral meeting ground of many nations and motorcars from very many countries-such as USA, Spain. Mon›co and Switzerland-crowd the streets of Lisbon.



葡國因地濱大洋，素重海軍，致每遇海軍士卒，整隊遊行時，極為興會。

As her Navy is one of the proudest institutions of the country, parades of naval forces always rouse great enthusiasm.

各國之新聞記者，現皆層集於葡京，就中大多數之總辦事處，即在城中之咖啡館內云。

Lisbon is the stamping ground of reporters of all nations, who usually have headquarters in one of the many hospitable cafes of the city.

大不列顛駐葡太使康倍爾身士對於德國之美來德斯牌華貴汽車，仍有戀戀不捨之意，上圖乃示英大使乘德車入宮晉謁總統之情形。

Great Britain's Ambassador Sir Ronald Campbell who still cannot dispense with his German Mercedes motorcar is shown above entering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on an official visit.

息，謂協約國軍隊業在該島登陸矣。

英國除用外文兵力與經濟壓迫蔑視葡國中立外，更利用各種機會，以謠惑聽聞，例如於上月里斯本之集會中，英大使館之要員已爾甫爵士曾稱：現行之戰事祇再持續三個月，并謂英國最後將勝利云云，孰知今日之葡萄牙，迥非昔比，執政者固見英國之屢敗，日後之誰與

（續見第十七頁）

Fishing boat leaving for the hazardous open Atlantic from the coast,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lack of convenient harbours, making navigation a very difficult tas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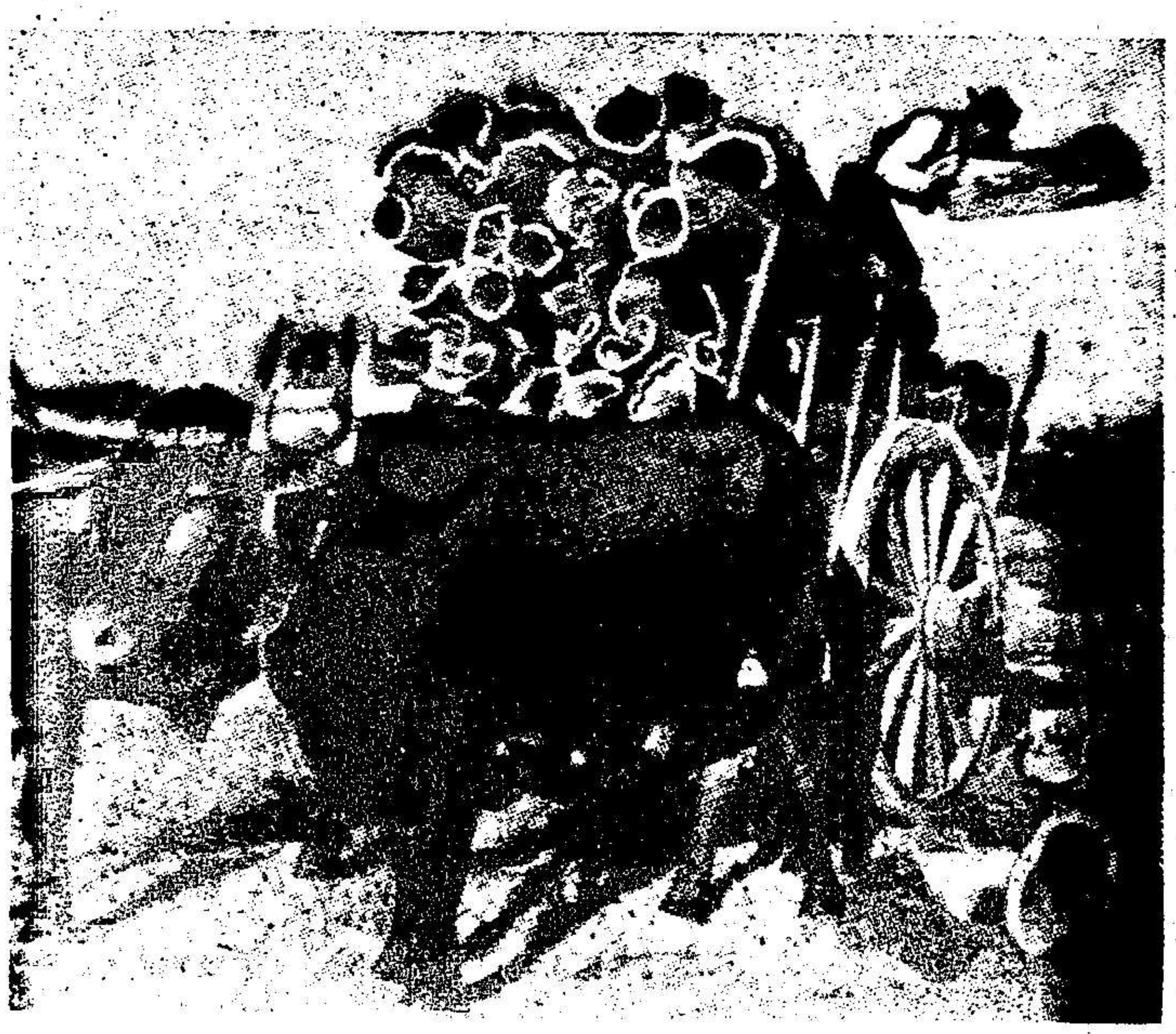
圖示葡國漁船啓碇而往危險之大西洋，按葡國沿岸，缺乏良港，致航行極為「困難」。

葡萄產地占葡國全面積百分之三十五，故其葡萄酒產類居全世界第四位云。

Grown under Portugal's sun, her wines are among the finest of the world's vineyards.

葡萄牙北部之人民，多以牧羊為業，故所產羊毛，品質甚佳，圖示小船運輸綿羊至南方商業中心之情況。

Northern Portugal excels in the production of sheep wool and rearing of sheep, which are transported by boat to the southern trade centres.



葡萄牙之軟木產類占世界之第一位，軟木乃軟木樹之樹皮，如右圖所見先由樹上割下，而後以牛車（如左圖）運往工廠，或輸出外洋。

The country is the world's largest producer and exporter of cork obtained from the cork oaks (at right), the rind of which is cut off and carried away in Portugal's typical oxcarts (at left) for manufacture or expor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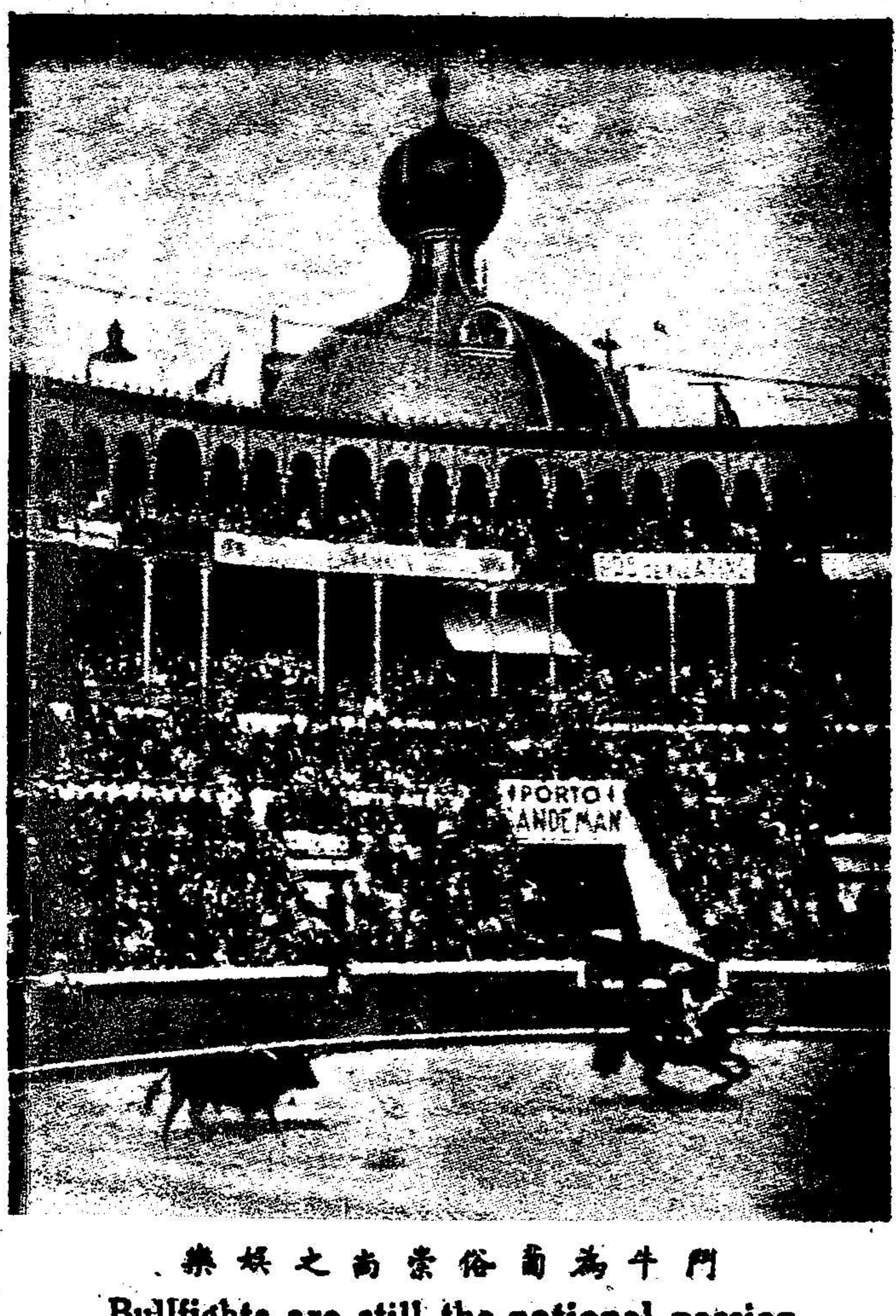
民間慶祝令節時之風笛樂手
Bagpipes at a national festival.

壯健之葡萄牙漁人
Sturdy Portuguese fisherman

（續第十五頁）

誰滅，早已衛之熟矣，卽人民亦洞悉不列顛之外强中乾・大英帝國之勢必瓦解，因不輕信其宣傳，兼之葡國對於戰事上必有之影響，早已未雨綢繆，與東鄰西班牙邦交上之融洽，猶為前所未有，德日義三國，更知葡國處境之特殊，竭力尊重其中立，并於可能範圍內，予以相當之援助，例如德國於戰爭方殷需要金屬片孔亟之時，曾將大批洋鐵片運輸至葡，以供該國製造沙丁魚罐頭之用．當該項原料運至塞徒巴爾城罐頭製造廠時．居民均歡呼若狂也。

美國更與不列顛朋比為奸，使葡萄牙處境益窘，美報界竟公開揚言，欲倣法美軍之佔領格林蘭及冰洲，而將大西洋中葡屬之亞速爾與佛得角羣島，不顧公理，而據為己有，美國羅斯福總統亦曾於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七日宣稱，上述之羣島，實際上係隸屬於西半球保護範圍之內，當時葡國駐美公使聞之，極為憤懣，遂向副國務卿韋爾斯提出口頭抗議　曾謂：「大西洋中之羣島，係葡國歷史上之遺物，敝國政府極不願任何國家來相染指，如有覬覦，力當周旋，毋自後悔，」夫以弱小之葡國公使，而出此壯言，不得不為吾所欽佩．葡國政府，翊在各屬地重振防務，添建砲台，以防不測。



鬥牛為葡俗崇尚之娛樂。
Bullfights are still the national passion of Portugal.

美國對於中立之葡萄牙，除政治上軍事上之恫嚇外，更運用其惡劣之經濟手段，編列黑單，使葡萄牙與南美諸邦尤其是巴西間之經濟與文化關係，完全隔絕，蓋南美諸國，均係新進，數十年來，利賴於葡萄牙者，甚多也。

葡萄牙者，濱大西洋之最爾小國也，茲一躍而為協約國政治活動之中心．更因地理關係，葡國遂成為盎格羅薩克森軍政要人往返於歐美間之要道，蓋不惟交通較為安全，抑且歐美間飛剪號航空線，終於里斯本也，美國警察英吉利作戰之諸委員會，均取道於此，卽在東亞戰爭中敗北之美海軍上將，逃往美國時，亦經近東及里斯本，英掌璽大臣克里浦斯使印奉命後，亦快快繞道於此，而返英倫也。

總上所述　葡國現處之環境，其對外政策，惟有嚴守中立，軸心國雖曾重視，奈英美之暗自摧殘，無日或已，深幸復興後之葡萄牙，有卡摩納與薩拉沙兩氏掌握大權，既不為英美所誘惑，又不為協約國所屈服，舉國上下，一秉初衷，不偏不倚，蓋葡國政府與人民，咸知德日義軸心之勝利，對於葡國之商業與殖民地，裨益殊非淺鮮也。

香料與基督徒

Spices and Christians

by KLAUS MEHNERT
in "THE XXth CENTU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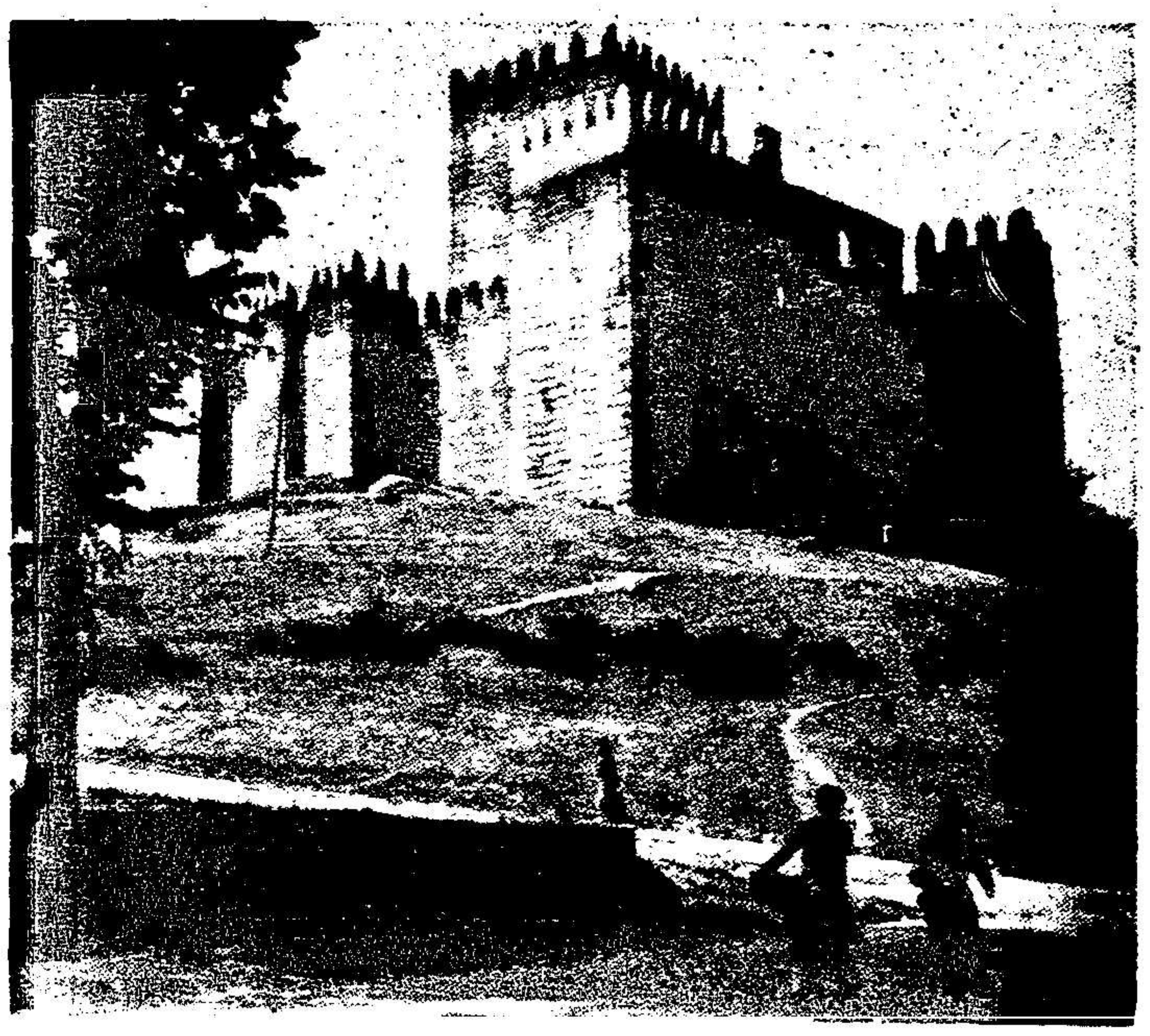
四光譯

印度洋介於亞菲澳三大陸之間。今日空前之大戰已在該處展開。日本正以重兵奪取英國在該洋之控制權。然此大洋中之戰爭不以此為第一次。本篇乃追敘歐洲列强第一次抵達東方征服印度洋之故事。誠歷史上重要而且興奮之一頁也。附註(譯自英文月刊二十世紀第二卷第六期著者 Klaus Mehnert)

寂夜在東宮，
沈吟臥榻中。
宵長睡不寐，
坐久感無窮。
恍忽如夢幻，
惺忪見泛艟。
鷹揚思蹈厲，
雀躍驚諸僮。
群愕王子令，
備舟待乘風。
臨流好放棹，
北渡菲洲東。

古葡萄牙史家記亨利王子之生平有此富於戲劇性之一幕。而葡萄牙在太平洋方面之經略蓋自此始。史家中縱有懷疑此軼事者，其初亦多信葡萄牙向印度洋之發展乃王子確定策劃之結果。職是之故，乃生以下歷久相傳之見解：因馬可波羅而著名之歐洲太平洋間之陸路索因古帝國衰替，回教土耳其人稱霸近東，故而斷絕交通。愛好遠東財富與香料之基督教歐陸乃不得不另覓一通太平洋之海道。亨利王子乃具有遠見，領導此方面努力之第一人。

晚近此種見解頗遭攻擊，而論爭之結果乃使近代史家對於此事得有較前人所得遠為複雜之觀念。



桂馬拉古堡之尊嚴遺跡，故堡卽為建立葡萄牙獨立王國之阿爾方索王子於一一一〇年誕生之所。

The venerable ruins of Castle Guimaraes, where Prince Alfonso, who made Portugal practically an independent kingdom, was born in 1110.

葡萄牙之長成

葡萄牙位於歐洲之外端，其早期歷史無足述者。葡萄牙原僅為西班牙之一部。貝良地亨利因參加十字軍，助西班牙君主以禦控據伊比利安半島東部南部之回教徒，乃於一〇九五年封葡萄牙郡——即今日葡萄牙之北部也。一一四七年亨利子阿爾方索一世致葡萄牙為獨立王國，並自回教徒手中奪得日後定為首都之里斯本。該時助彼者有英人，德人及弗蘭銘人所[illegible]正向聖地出發之十字軍。其後十字[illegible]本身雖無久遠之建樹，然其副產品葡萄牙乃成為歐洲大陸各國合作之一紀念碑。百年之後，葡萄牙南部之回教徒亦被驅出，葡國在歐陸之最後疆界乃告完成。

葡萄牙地土瘦瘠，海岸長延，位於地中海與北歐海道之要衝，歷遭羅馬人，哥德人及回教徒之侵入，其東隣西班牙之喀斯特爾及累昂控制通達大陸之陸道，以故與葡萄牙亦多紛爭，且葡國因參加十字軍故與北部各邦關係密切。凡此因素在在均促葡人向海外發展。葡萄牙諸王有鑒及此，亦知國運懸於海洋，故對於人民航海之事，固亦鼓勵有加也。

丁尼茲王種植樹木以為將來造船之用。一三一七年，任熱那亞人曼諾厄爾，配桑哈為葡萄牙艦隊之世襲司令，重賜金錢榮譽，配桑哈及其後裔受命自熱那亞招集航海家前往葡萄牙，結果增進兩邦之密切關係。一三四一年，一熱那亞人帶領葡人出征加那利羣島，此實為葡萄牙在大西洋方面發展之第一步也。

斐迪南王鼓勵航行，一三七七年頒賜造船者以無數之特權。約翰第一專心致志於海軍。葡萄牙海上之發展迨及征服菲洲之要地休達而達一項點，蓋此乃歐洲勢力及於回教菲洲之首擊也。葡萄牙歷

代王子均在休達役為勇士，亨利亦在該地受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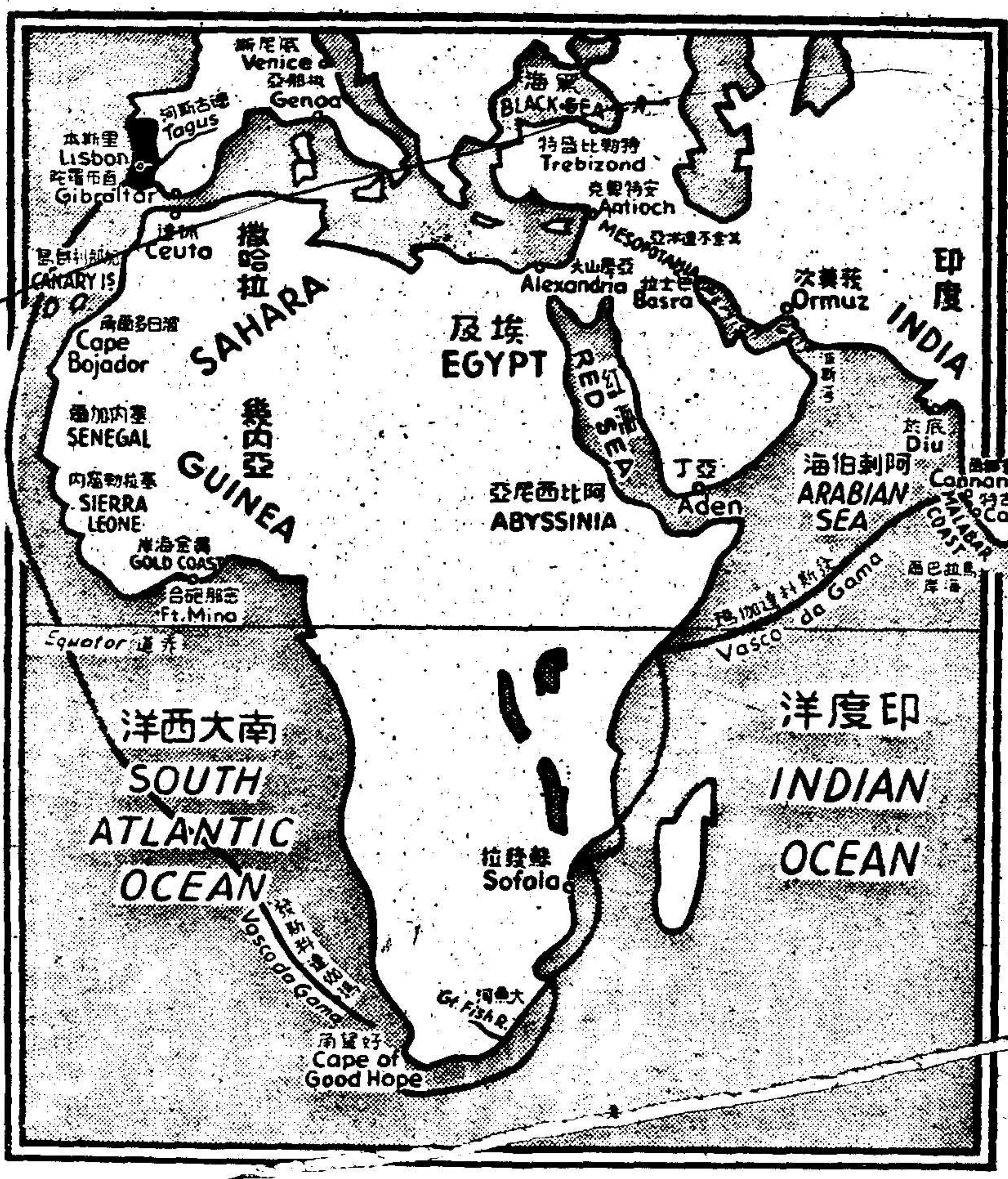
史家向稱亨利王子為「航海者」，實不甚當。蓋亨利乃中世紀後期人物中最富引起爭論之一人。吾人殊難斷言亨利究為一好幻想之天才，曾擬覓一通太平洋之海道，抑或僅圖達菲洲，抑或僅為一通常販賣人奴者。茲因材料寥缺之故，可作以下之結論。

吾人雖不能證實，然可言亨利之弟彼得羅在威尼斯曾得馬可波羅遊記一書，亨利發令作沿菲洲海岸航行時，其心中乃以印度及東方為遠處之目的地。而較為明顯之目的則有二端：第一，環航北菲回教徒之地以達富產金與象牙之幾內亞海岸。第二，圖與傳奇中所載在回教徒後方之「約翰祭司」在政治及軍事上合作以抗回人。

販奴貿易迅速發達之結果，對於葡萄牙日後雖有不幸之道德與種族上之影響，然引起葡人注意菲洲海岸之經濟價值，裨益亨利探險之計劃。

確實之建樹

不論史家對於亨利之動機與目的如何殊見，亨利在歷史上之重要，胥無疑義。其百折不撓之努力卒使葡人得知菲洲海岸之情形。且彼之重要固不在其所發現海岸之短長也。亨利時彼日多爾角已發現。亨利南航最遠點為塞拉勒窩內。兩地相距僅千二百五十哩。故自征服休達以迄亨利之死，其中四十五年之結果，實不足擬於其後數十年中之發現。然亨利在歷史上所佔之地位，厥為領導葡人向西南太平洋作偉大航行及間接影響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先覺者。



葡萄牙人探險時之菲洲
Africa at the time of the Portuguese discoverers

因亨利故前此環航菲洲之探險乃易為對「黑暗大陸」海岸作有系統之地理及政治征服。亨利個人之影響卒使航行者於一四三四年繞出相傳恐怖萬狀而實無足懼之波日多爾角。此處阻礙雖僅為迷信之幻想，然對於航海之阻礙且更甚於暴風雨角。故此阻礙之克服乃使撒哈拉沙漠海岸得通至塞內加爾海岸。

、亨利努力於訓練海員，改進航海術，收集航海學識，且藉經驗豐富之地理學家之助，對於當時地圖，亦加改良。使其人民深信航行之必要，並以航海及地理發現為葡萄牙之國策。俄國彼得大帝死後數百年，俄人秉承其志而往亞洲南極及北太平洋探險。亨利死後，其探險之精神乃表現於代亞茲及達伽瑪。

亨利死後九年中僅有一重要之沿岸航行，此次航行越過塞拉勒窩內數百哩。一四六九年，葡王租黃金海岸予里斯本富商名果梅斯者，言明以五年為期，在五年內，果梅斯每年須發現海岸一百哩。果梅斯對此工作頗為熱心。然及其發現坎末隆以後之海岸繼續南延，向以菲洲南端在赤道以北之夢想乃被擊碎時，其失望之甚，誠非吾人之所能想像。蓋彼等今須越過赤道。彼等均極懼作此舉。因該時人均以為赤道地帶熱可死人，且地球之南半球乃一斜坡也。然稍作躊躇後，彼等仍繼續航行，結果赤道之難關卒被克服，而毫無恐怖之事發生。

十全之約翰

葡萄牙諸王中，真正具亨利之精神者，厥為約翰第二，史稱

「十全之約翰」。約翰具有亨利所有對於地理智識之渴望，復握有亨利所無之王權—且該時歐洲政體正趨專利—故其繼續其叔祖之努力，大有成就。其對於葡萄牙擴展之重要有三端：

第一，在幾內亞之黃金海岸設密那砲台以保以前之發現。規定該地教堂每日為亨利舉行彌撒，以特別表明其與亨利王子之關係。

第二，以自幾內亞所得之金組織沿菲洲海岸之探險三大次：前二次之領導者為地與果伽歐（一四八二—八七抵達喀羅斯角約當南緯二十二度）。增廣葡人對於菲洲之知識。第三次之領導者為巴索羅繆代亞茲（一四八七—八八，）繞道暴風雨角—其後約翰改名此地為好望角—而達黑暗大陸東南岸之大魚河。

第三，一四八七年，遣彼得羅達庫威爾罕出遊，該行中，達庫威爾罕，自亞丁航至坎拿挪爾(印度)是為葡人登印土之第一人。達庫威爾罕之航印度洋中，南及今日之莫桑比克之蘇發拉。歸途中，且遇相傳之約翰祭司，而知渠非強大之基督徒同盟，乃無力之阿比西尼亞之尼古斯也。

尋覓印度

吾人不能確言葡萄牙何時將其視線自邇近之菲洲轉至遙遠之印度。史家中，有(包括頌揚葡萄牙者)相信往印度計劃遠在亨利王子之時，然亦有以為此種計劃乃為較晚之事，甚至有以為晚至約翰第二時。然而約翰之有此懷抱，殆無疑義。約翰亦欲與約翰祭司取得聯絡。所以初思自西菲由陸道通印度，其後始遣達庫威爾罕及代亞茲。然而約翰祭司在其心中僅為往印度途中作一息足之地耳。

十七世紀葡萄牙第一大歷史家巴羅斯有曰：「君王以為取道約翰祭司之地，可入印度，蓋往耶路撒冷探詢約翰祭司消息歸來之阿比西尼亞遊僧，曾告王謂約翰祭司之國度處埃及之後，伸入南海。

一四八七年出發之二次探險，益增王之希望。代亞茲歸言能環航菲洲。達庫威爾罕之航行證實約翰祭司之領土毗連一海，自其地航行可抵印度，亦可南行繞至菲洲東岸。葡人今除大魚河及蘇發拉—達庫威爾罕所達最南之一點—間千二百五十哩外，已知黑暗大陸整個之海岸矣。往印度海道之發現幾為遲早必然之事。一切工作殆已為達伽瑪準備就緒矣。

求達印度之原因

距代亞茲歸來及達伽瑪出發時，其間有九年之停頓。此停頓頗令人奇怪，何以約翰初即位時六年中積極探險，而今忽間斷。然此停亦可解釋：哥倫布誤信其第一次航行（一四九二）已發現亞洲。此種立即引起一種推測以為欲達馬可波羅所述之財富，可自西行，較繞道好望角當近多多。將全球未發現地域平分為葡萄牙及西班牙勢力範圍之托爾德西拉斯條約(一四九四)亦為一原因。此外王子亞爾方索於一四九一年墮騎殞命，約翰是時雖仍年富，然已因之垂病而鬱鬱寡歡矣。四年後，年四十患尿毒症駕崩。

約翰王費大量金錢及精神以覓一通印度之海道既為事實，然則約翰固何為而欲通印度？印度對西方之吸引力何以能如是之強？西方人何以欲達印度？究其因，不外乎「香料與基督徒」，發斯科達伽瑪第一次在印度登陸之日，即有此著名之答案。葡萄牙人與回教徒抗爭之結果，希望能與印度之基督徒合作。此點結果完全失望。然而卻達到對於香料之願望。

珍貴之香料

香料貿易由來之早及其在歷史上之重要性，幾無任何其他貿易可與倫比，自聖經舊約中載有耶和華在新奈山令摩西將香料攙合製設神油（更用純粹之沒藥，甜肉桂，：：及甜白菖：：及下等肉桂等主要香料，）以至公元四〇九年時，西哥德人征服羅馬，其首領阿拉力克許羅馬人以金銀及三千磅胡椒作為放棄羅馬之條件，以至馬可波羅時，英王愛德華一世每年消耗金額達千六百磅之香料，復至白種人各列強鈎心鬥角，垂涎香料羣島凡數百年，乃至近代人皆得以數分錢之代價在街頭南貨店任購所欲之[illegible]種香料，迨及今日一大戰爭又為此同列島嶼而展開，其間之經過正不知凡幾也。

香料貿易對於文化及財富有如魔力之影響。其來也，財富與文化隨之而來，其去也，財富與文化亦隨之而去。此現象曾見於阿剌伯，近東諸國，亦見於北意，葡萄牙及荷蘭。可異者，史家對此豐富而且重要之材料，從無論著。本文不敢謂為補塞歷史上之漏洞，蓋此非長篇大論不為功，然冀將香料貿易介紹於讀者，以明其在太平洋史中之意義。

吾人不能追溯史前期香料何時成為如此重要，然可知中世紀時，尤當十字軍時，香料已由奢侈品一轉而為昂貴之必需品。當時人需要香料之殷，誠非吾人所能想像。若以吾人今日之目光觀之，其價格殊堪驚異，蓋當馬可波羅時，英國一磅胡椒或生薑之售價可抵一全羊，一磅豆蔻之售價可抵三頭羊。一磅丁香之代價可抵七頭羊。

愛好香料之原因

該時人對於香料之愛好頗易說明。彼時對於食物之選擇較諸吾人實為有限。且在罐頭食品及電器冰箱發明之前，食物難於保藏。香料之用途乃有三端：將食物調成各味，保藏食物，使發味將爛之食物仍可入口。而且當時浴室設備尚不普遍，香料尚可用以滅除身體上之氣味。此外香料既自遠方無名仙土運來，其價值復較其他任何食品昂貴，其希罕可貴之甚可擬於今日之鱘魚卵。當時人以備有香料而誇耀之情形，即如吾人今日伙食房中藏有由大蕃船自月球中帶來某種珍異之調味香料也。

以前人且信香料具有魔力，相傳德皇亨利四世進羅馬時，街道中均充滿豆蔻及其他香料之氣芬。十四世紀時，黑瘟蔓行歐洲，醫生方單中有令以生薑，丁香及胡椒調肉食者。中古文學中記載香料此類用途之處，不可勝計。此等記載均可證明香料在當時實為最為人愛好之物，亦為最重要之貿易貨物。

歐洲歷數百年惟知香料來自遠方日出處之「某地」。其後蒙古人興起，勢力伸入亞洲，歐人對於香料始有較準確之認識。尤以馬可波羅之回歐也，帶回種種關於香料出產地之新聞（雖然馬可波羅亦稍有錯誤處，如以為豆蔻及丁香產於爪哇。）西方對於香料貿易之情形於是乃得一較準確之印象，乃知香料產於亞洲南部及東南部，其主要轉口港在印度，其貿易路線為歐洲政治上及宗教上傳統之敵人——回教徒所控制。

香料貿易之路線

迨及中世紀末葉，香料貿易已有一定之路線。十四世紀末年時，自太平洋經中亞細亞而入歐陸之舊陸道已告閉塞，當時中亞細亞之政治形勢且使該路不得恢復使用。於是貿易乃集中於亞洲南部一帶之海道。東印度羣島方面所來之貨物尚均集中於麻剌加。香料自此經朋果灣而達加里古特及其他沿印度馬拉巴爾海岸之海口，由此再併錫蘭及印度之香料由二條海道轉運：一路為經阿剌伯海，過亞丁，出紅海而達亞歷山大。他路為經波斯灣口要衝之莪莫次，出巴士拉灣過美索不達米亞而達地中海中之港口。

回教徒對於此海道——自香料出產地往亞歷山大，安特與克及特勒比盛特——之控制並非謂西方不能得到東方之貨物。然可謂回教徒因壟斷貿易而獲厚利。任一歐陸國家如欲除此壟斷，或取而代之，唯有消滅回教在近東之勢力或另覓往馬拉巴爾及麻剌加之新路。

埃及帝王與熱那亞人

繞航非洲之思想古已有之。海羅都塔斯記有腓尼基航海者在尼古王指揮下試航成功之事，後人雖表懷疑，然其說已在歐人腦中留一可能之觀念。其後又有回教商隊橫穿撒哈拉發現西非南端海岸由東徂西之說，於是繞航黑暗大陸之希望遂更加强。

古代及中古時人對於「為發現而發現」之事不感興趣，以致唯有真正政治或商業之動力始能推促彼等航海。史家斯脫拉波謂公元前二世紀時有一人名歐度克索斯者，謀推翻埃及對於與印度貿易之壟斷，乃圖自直布羅陀繞航非洲，結果因而喪身。其後約千五百年，一相似之商業與政治上之情勢又使此事復演。埃及在回教徒馬梅路克斯治理下又位於歐亞貿易之孔道。熱那亞人虔信基督教與威尼斯人在商業上競爭本甚激烈，此時見威尼斯人與回教徒泰然合作，儼以東地中海經售東方之經理人自居，遂有憤恨之意，一二九一年維發爾度領二船自熱那亞出發，圖經大西洋而達印度，採購有用之貨品。維發爾度航出直布羅陀海峽，沿非洲海岸達其南端，而自此失蹤——後不知所終。

徒然之努力

吾人不知熱那亞究以維發爾度遠征失踪之故，抑或以其後數十年中集中力量與威尼斯抗爭故，從此不再圖覓繞道非洲之海路。然當熱那亞與威尼斯傾軋愈形激烈之時，熱那亞之後繼者已在歐洲之西南隅長成。維發爾度失踪後二百年，代亞茲揚帆入印度洋矣。

夫天命無常，鮮從人願。葡王曼內厄爾一世（一四九五——一五二一）一生之宏願厥為併葡萄牙西班牙為一帝國。以是故連娶西班牙公主三人，生子女無計。不意在駕崩不久之前，坐視哈布斯堡朝之查爾斯竟登西班牙王位。然而史稱「偉運之曼內厄爾，」良以天忽以亨利與約翰見通印度海道努力之功績授之也。曼內厄爾亦知善用良機，乃不顧其大半重臣之規諫（或欲以答覆西班牙哥倫布之航行）毅然作最後堅決之努力。

發斯科達伽瑪之偉績

一四九九年夏，發斯科達伽瑪成功歸來之入里斯本也，實西方史上最偉大之一刻，亦葡人數代努力登峯造極之日也。達伽瑪於兩年中完成空前未有最遠之海航，自德古斯繞菲洲抵印度而還。以其僅有三船之小艦隊，悉傾其家有，冒險而至大敵回人之後方，航行回人控制下之海洋中，合菲洲及印度沿岸各海口（包括沿莫桑比克海岸者）折服於葡人果敢之精神。達伽瑪交好印度君王，且將香料直接自印度洋帶回歐洲。其所攜回香料之價值且多倍超過其全程探險之所耗也。

自另一方面觀之，達伽瑪之大功猶未全部告成。其弟及大部水手均因過度困頓及受惡病——其中以壞血病為最甚——之侵襲而死；印度基督徒之種種奇怪之風俗習慣使其基督教發生相當疑問（其後始發現達伽瑪將印度人誤為基督徒，）而尤要者，即菲洲與印度間之整個水道貿易，尤以香料貿易，仍受回教徒控制。回教徒對於印度之君王及各海口之居民且均有極大之影響，彼等無論如何不肯輕放棄其壟斷也。

此後十年中，葡萄牙舉國一致繼續努力航海，不斷派遣艦隊往印度洋。一五〇〇年，卡不拉爾統率船十三艘並葡萄牙水手中之精良者往；一五〇一年，達諾伐領有四船，一五〇二年，發斯科達伽瑪及斯蒂芬達伽瑪率領二艦隊共有船二十艘；一五〇三年有三艦隊，一五〇四，一五〇五：連續不絕。葡人探險之願既殷，而為宗教復仇心復切，乃乘風破浪於菲洲印度間海洋中，英勇殲敵，掠殺甚劇，更築砲台，建教堂，掃蕩海面。

大名鼎鼎之發斯科達伽瑪氏，生於一四四九年，歿於一五二四年。

Vasco da Gama (1449—1524)

回教商人被迫後撤，土耳其及埃及之王目睹其香料貿易之厚利為人所奪，威尼斯人因而亦失去其財富之主要來源。然葡萄牙不顧彼等之恫嚇。任狂妄好大之弗蘭西斯哥地亞爾邁大為第一任駐印總督，授以管轄好望角以東全部葡人之極權。亞爾邁大驅逐回教徒且將香料貿易改道繞好望角。一五〇六年三月更敗加里古特王子於坎拿挪爾之海戰。

威尼斯每年自近東各國輸入香料之總額，當十五世紀末年時曾達三千五百萬磅，迨及一五〇二——一五〇五數年中，竟一落而為一百萬磅。同時每年自新發現海道運入葡萄牙之香料達二千三百萬元。一五〇四年，葡輪運香料入英國，葡王約翰第二在荷蘭安特委爾浦所設之商站亦漸成北方最大之香料市場。香料貿易似乎不久即將全部繞道菲洲而達里斯本而不必假道近東諸國及威尼斯矣。

最後回教埃及終起對抗。埃及之強大艦隊駛達印度，毀葡船數艘，殺總督子，且藉印度船百餘艘之助，準備與葡人決雌雄。亞爾邁大憤其子之死也，乃傾其船十九艘激戰敵艦。在此亞洲史上之一主要戰爭中，亞爾邁大大敗敵人於庇於，時一五〇九年二月三日也。

發斯科達伽瑪第一次航行印度歸來後不及十年，回教徒數百年之商業地位殆已碎毀無餘，一似已屆衰老之年焉。是後菲洲印度間之海洋乃成葡萄牙之池沼，而一四九九年幸運曼內厄爾所得之尊號：「葡萄牙王邀上帝之惠兼菲洲南北，幾內亞，阿比西尼亞，阿剌伯，波斯及印度王」之尊號亦名符其實矣。

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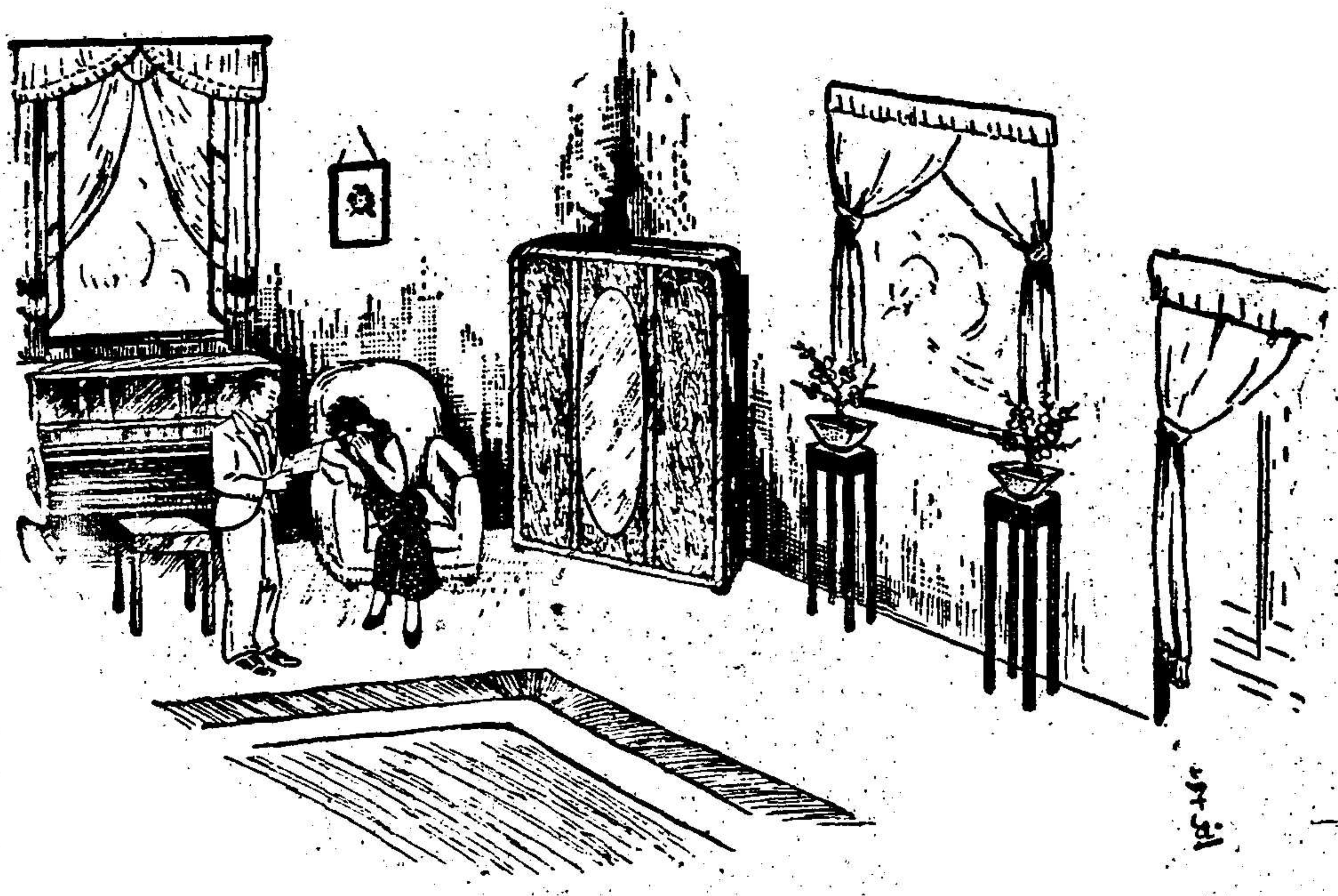
Jealousy

沈天鶴

(續第三卷第十一期)

(Continued)

夫妻間的情形，多少終帶了一點神秘的特質，這特質的存在，却又不能憑着意象，也不能用着尺度，在無可言狀之間，我們像是只覺得二顆高度情感的飛播中，所結成的火花，彩球，換句話說，就是因為高低起伏的感情，所以才織成了這一片優美的生活；可是也因了這高潮的情感這東西的作用，所以社會就永遠有了那個曲折波動的活力，試看每天報紙上，那些滔滔不絕的記載，其中自然也有着不少男女間悲歡離合的情形在演出；可見，在一種靈感的領域裏是完全拒絕了那些單調平凡的生涯！所以在這裏，明和妻不免這次要發生一點茶杯裏的風波。



這是一個傍晚，明照例出了行，邁步回家，且依然同樣地把手揿着綠漆小鐵門上的電鈴，但裏面却無人答應，直守了五分鐘的工夫才聽出了脚聲，然而開門的却是一位肥胖的房東太太。「怎樣，今天難道她不在家嗎」？駭異的情狀，捫住了明的心，在繫念中，起了這樣的一個推測，依然耐着跑進房去。

進了房，形勢愈顯得緊張起來，妻是並沒有出去，正伏在沙發上啜泣；他故意把脚步提重了些，向她投了一眼，但啜泣的程度却並沒有減低。一向在安樂中過着日子的明，突然來了這樣的一個襲擊，他不覺缺乏了應付的對策，完全失去了方寸。

『怎樣？為了什麼事，還是誰來委屈你了，』恐怖和懷疑混合着的那種神情，小心翼翼地用手撫着他妻的背。

『問你自己，難道自己幹下了的事，還想裝腔嗎？』出於意外的推開了明把自己的身體更向裏側着，聲音也加倍提高了起來。明終於手足無所措了，莫明其妙的呆頓着，他窮盡所有的回憶，但終沒有找出個足使她啜泣的理由。

『就這樣了麼？不能諒解嗎？究竟那個地方，我是冒犯了你？』在這時素能忍受屈伏的明不得不放低了聲音，又自己退縮了下來。

『不敢當，這種假意的慇懃，已够受了，你自己看去。』第二次煽動的力量，非但增高了她的憤恨，且聲浪也愈見尖銳起來，說時她從手中擲出了一封桃色的信來。忍住了一切的駭懼和沮喪，現在明是只有捧着信細細地誦讀，但這信明知是一個蘇州某某女中裏的同事寫來的，內容又不過叙情，就是翻覆看一百遍，也仍然茫無頭緒，因此使他更加織成了一層懷疑的暗影。

『祇是對它發呆，幹什麼，這信究竟是誰寫來？』她是又氣，又好笑，看着他這種沒頭沒腦的神色。

聽了這番話後，反使他想起了注意發信人姓名的關係來。於是

他先看信封上寫的「蘇州某某女子中學龔緘」這幾個字，然後再讀信箋上「瑞珍」兩字的簽名：「這朋友原名震廷，現在改了這個名字，大概是為了在淪陷區裏教書，避免人家的注意起見，」明心裏這樣想着，但同時又因此聯想起在五年前，曾演過的一件更有趣的羅曼史來。

早忘却在明記憶裏的事情，現在因了這特如其來的風波，反使他平心靜氣的觸起了一番懷舊的思念，然而在這意識上所支配的性情，却不禁把明在一切的驚恐和沮喪下，展開了一個微笑，一個純粹出於本能的微笑！原來一個很聰明的妻，果然也會做出愚蠢的事來，笑痕依然不絕地在他神情中蕩漾着。

『嘿！再會笑得出。』妻感到自己失却了斥責的能力，反受了他那種揶揄似的譏笑，心中不免酸痛起來，於是暴雨驟至，一陣响喨的哭聲，就直溢出了她忍住着咽噎的喉中。女人的眼淚，可以說是對待男子最好的利器，也是她在失勢時候最後的手段，而男的，到了這個時候，多少會慢慢地軟化了下來，好像她們每一顆淚珠，都變成了槍彈能射進了他們的心窩！

『自己沒有細看明白，真的你就當了那個龔瑞珍嗎？』明於是又自己退讓了向着妻解釋。

『世間難道有第二個龔瑞珍吧！』妻截住了他的嘴反詰着，但心裏却不覺又觸起了五年前的事來。

不錯，在那時明和他現在的妻中間，確是發生過一度的小小裂痕，因為在當時，他妻的方面，曾聽到了不少關於明和他那時愛人的消息；說什麼現在明是已經與那個姓龔的女學生，訂了婚哩，什麼每逢星期日他倆終是一同到木瀆去遊靈巖山，到無錫玩黿頭渚，在石湖中一起划船，高談嘻笑，甚至於動手動脚的事情都有過。還有最可駭異的一種傳言，說一次明和姓龔的因逛虎丘逛得出神，不及歸校，什麼曾在城外開旅館的事都做了出來。

這些謠傳，雖然多半出諸一班閒者之口，不能全認為事實，但明和龔的兩人間，在蘇州曖昧的情形，却也是不可諱言的，所以當時的他的妻，在直覺上，確實也感到了極深的痛苦；就是以後他在某某大學畢業了，自以為一切覺悟的那刻，她真的，暗中還看見他們的信扎往來，簽着龔瑞珍的名字。

現在他們是結婚了，自然明和龔從此就斷絕了關係，但妻有時還會想起，私自流下淚來。果然，實際上，她為維持現今夫婦間的愛情起見，所以她把事情始終忍住在心裏，不再推敲了。

把這些往事咀嚼過後，苦惱的情緒，愈見濃重地壓住在心上，她覺得自己是顯然委屈了，被擯棄在一隅，而他加以這種欺辱的行為，自然日後的命運是不堪想像的！一陣悲傷，因此突然煞盡了她的憤懣，變得只是像受了欺凌的孩子，噎咽不住的，把肩膀互相抽搐着。

明當然是事實的主角，一切的情形都比妻來得明瞭一點，就是以妻所想像的這點，於他，實在也是預料中的事實，況且就明平日勤懇忠實的性質，似乎也決不像是那種流蕩的輕薄漢；雖然前情也不能否認，他五年前在蘇州確實有過一番墮落，但事過境遷，現在結過了婚，難道還要舊情復萌麼？然而當妻詰問他這信是誰寄來的時候，他却是笑了，很清楚地笑着！這微笑的意義，在妻看來，不用說，多少覺得含有揶揄譏刺的份子，可是在他自己的心理，却完全是在好笑着天底下竟有這樣機巧的事情。

『誰料到這位龔震廷也會有着這個尊號。』也可以說從這個思想上，微笑就不其然的現了出來。

錯誤的事實，明知是很容易的阻止了他們的幸福，但也很明白要解除這些誤會，又決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情。明自己也想過：像顯明的五年前事實的，照着這些曲折纏綿的文字，又是那蘇州某某女子中學的地址，自然假定他處在他妻的地位，醋忌的發作，實在也是難免的。但現在看到妻的苦楚，伏着只見哭泣的悽酸情形，不禁又使明深深地感到不安起來。

『不要哭了，有話總可以說的，倘使有委屈的地方不妨慢慢說來，何必一時要這樣動怒呢？』明是完全馴服了，重復到沙發上去撫慰他的妻。

『走開！不要你。』妻把身體坐起了祇低垂着頭抽噎。

『好了，袁媽快要開飯哩，再不要被鄰居笑了。』明很謹慎的離開了妻，去扭亮電燈。

於是兩人中間才算風平浪靜，在一切沉默中吃着晚飯；飯後也不想再去散步了，兩人依舊默然相對着；在床上也是如此，各佔着一個地位，各自睡去。

明天明一早吃了些點心，就跑進行去，回來却依舊維持着這樣的現狀，僅僅真要在必要時，於是勉强對答幾句，仍然沉默下來。

夫妻間，因為一時言語上，或是意見上的衝突，原是常有的事，但過後，一切也就恢復了原狀，夫妻依然是夫妻，照常歡歡喜喜過日子。就是性情拘執一點，至多也不過二三天，都就要和好起來，度着當日的快樂。

可是明自從這次發生了一個小小衝突後，到現在計算起來，足足已經有一星期了，但夫婦間的情感，却還是隔着那條深不可測的溪溝，相互間各存了敵意，在偵窺着對手。

處在不容易被人諒解的情勢之下的明，現在確實深為這問題煩惱着了。他在初起一二天內，因為偏信這種無意識的風波，想來自然就會平靜下來，所以無論如何，終耐着性子，等待那和好的一天，誰知事情却完全相反了，直到六七天依舊還是二重敵壘，在森森嚴嚴的對峙着。

『喂，自己終是錯了，早先去陪個罪吧！』顯然帶了一顆沉重的心，沒精打采地走出了行門在街上這樣地想着；可是一推進了家門，却依然這個眼色，冰冷冷的像一陣北極的寒風刮在臉上，使他起着戰慄，而有時打着門，竟守了十幾分鐘，還不見有人來開過。

在房裏要不是看妻哭泣，即便是一個人幽謐謐坐在一邊，打着絨線，他就是抱着火一般的熱誠走進來，到這時，也足使冰也似地冷下去了。

原來真想不到一個快活的幸福家庭，會陷落得如此迅速麼？他自己不覺重重地吐了一口悶氣；不過這樣懊喪嗟嘆，剛自以為舒服了一點，可是就在這一瞬間，浮上心來的，却是妻的容貌啊，姿態啊等等。以偷窺的眼光去欣賞那種在盛怒時悽艷的臉色，真是美麗得異乎尋常的。

確實男女間有一種反常的情感，往往一個人，越是被憎惡着，越覺得可愛起來，于是那種過去的生活，接前接後閃爍在明的眼前，最後，也許是他生命史上最光輝的一頁，他憧憬在「新婚之夜」那甜蜜的回憶裏：

那正是一個三月的艷陽天氣，這是值得紀念的一天啊。在親朋的祝杯間，在羣衆的掌聲裏，他倆對證婚人致着敬禮。耳邊迴蕩着的是笑聲，眼前撩亂着的是歡容；一切都是充溢着愉快和生氣，誰想到人世間還有「煩惱」這兩個字呢。為各種紛繁的禮節麻煩了一整天，他倆回到新房中來；那時他記得已很遲了，至少有十二點鐘了吧？在他們的房裏，預先有一羣喝了過量酒的朋友等着，他們那緋紅的臉上發出奕奕的油光，他們那趑趄的脚步無秩序地亂拍着地板。當然誰都知道他們所以要等待的緣故了。他們要她給大衆握一下手，和他接個吻，否則，大家在那晚，永遠不肯離開他們的新房了。她是忸怩着，怯怯地低下了頭。因為她的不肯听從他們，有幾個朋友簡直要做出令他難堪的舉動了。有的要來摘她那佩在襟前的鮮花，有的要自動地來拉她底手。照理他是沒有法子給她解圍的，然而他的心是怎樣地焦急呢。他于是用眼向她示着意，她才和大家握了手；把接吻一件事改成了叫他一聲「親愛的哥哥」。她的肯這樣做，也許和他一般地不願把最可寶貴的良辰，多放棄一些吧？朋友們終于帶着滿意的笑容退了出去，房間裏只有他和她兩個人了。他把電燈關熄後，讓窗前那對紅燭放出恬靜的光來。在這紅色的光圓裏，他倆同時把頭放到那她親手繡成 Sweet dream 的枕套上時，他記得第一句問她的話是關於枕套的：

「親愛的，當你在繡着這枕套時，可曾想到此刻的光景嗎？」

她的答復是嫣然一笑。她那笑容還未及收斂時，他的嘴唇已貼上了她的嘴唇。在那一剎間，他倆突然聽見窗外有人在喊他倆的名字。他一听就知道是他妹妹的聲音。他倆屏息着不理她，她終於笑着去了，他倆也不禁笑了。

那晚他倆是做着比玫瑰糖還要香甜的夢哩。

這情景，還清晰地如在目前，時光過去只有三個月，而他的心境又何等的不同，那時是怎樣地幸福，此刻是這般地淒苦，而他的心啊，他底心像一把燒紅的鉗子緊緊地在炙着啊！

（未完）

上海德國電台節目表

(星期日除外)

呼號 XGRS　週波五七〇　短波 25m

七時··········德國民衆歌曲
七時十五分····體育講座
七時三十分····音樂
七時四十五分··英語新聞
八時··········音樂
八時十五分····婦女節目 (Anne Collins)
八時四十五分··音樂
九時··········兒童節目 (Pamela Anne)
九時三十分····音樂
九時四十五分··英語時事述評(Herbert Moy)
十時··········音樂
十時十五分····英語新聞
十時三十分····印度語節目
十一時········粵語節目
十一時三十分··法語新聞
十一時四十五分義語節目
十二時十五分··德語節目
十二時四十分··音樂
十二時四十五分英語新聞
一時··········俄語新聞
一時三十分····英語時事述評(Herbert Moy)
一時四十五分··音樂
一時五十五分··節目預告
二時··········短波播送
四時··········音樂(下午交響曲)
四時三十分····國語節目
五時十五分····德文教授
五時三十分····俄國音樂
六時··········音樂
六時十五分····英語時事述評(David Lester)
六時二十五分··音樂
六時三十分····中日新聞界之時事述評
六時四十五分··法語節目
七時十五分····英語時事述評
七時三十分····上海之街談巷議
七時四十五分··英語新聞
八時··········美國節目
八時三十分····英語時事述評(Herbert Moy)
八時四十五分··俄語新聞
九時··········烏克蘭節目
九時十五分····古典音樂
十時十五分····英語新聞
十時三十分····爵士音樂
十時三十五分··英語時事述評(Herbert Moy)
十時五十分····爵士音樂
十一時十五分··英語新聞
十一時三十分··爵士音樂
十一時四十五分中日新聞界之時事述評
十一時五十五分至十二時··節目預告

美最時洋行

中國

創立一八六六年

進口部

出口部

輪船部

保險部

運輸部

上海

天津　北平　青島　漢口

香港　廣州　汕頭　昆明

瀋陽　哈爾濱

中國毛筆的來歷和製造法

Origin and Manufacture of the Chinese Pen

諸位：筆是寫字頂重要的工具，所以是文化進步的過程中一件不能少的東西，中國在四千多年以前，還沒有現代的所謂「毛筆」，伏羲氏發明了八卦，才有象形文字，當時人民寫起字來，都是用竹枝或者木枝，在沙泥上畫成了各種文字，後來進步了，用石灰或土屑畫在石頭上，畫成各種字體，後來有人覺得用這幾種方法所寫成的字，不能長久的保持，所以就用尖的東西，把文字雕刻在竹簡上，使文字不能磨滅。

到了虞舜的時候，發明了一種漆筆，漆筆的用途，較為廣大，既可以在竹簡上書寫，又可以在布帛上書寫。

後代人感覺到用尖的東西刻字，很不容易，用漆筆寫字，又過於滯澀，不能流暢。

一直到秦朝，才發明現在所用的毛筆，據說秦始皇興築萬里長城的時候，派了一位大臣去監工，這位大臣，名叫蒙恬，蒙恬到了關外，常常看見關外的匈奴民族，用羊毛做成各種器皿，蒙恬很聰明，覺得羊毛用處很大，有一次，他忽然用了許多的羊毛，略為加以整理，裝在一根短短的竹筒裏，再蘸上一點羊血，在木板上寫字，覺得很滑，柔軟合用，後來人就仿照這種辦法，再加以改造，就成為現在的毛筆了。

古時候所造成的筆，因為原料很粗，造出來的不能精巧，現在的毛筆，真是進步多了，毛筆有大的小的，頂大如「斗筆」，專門寫頂大的字，如寫招牌，廣告等；「大筆」用來寫大字，如對聯等等；「中楷筆」用來寫不大不小的字；「小筆」專門寫小楷。筆有「硬性」「軟性」的分別，用羊毛製成的筆叫做「羊毫筆」，即軟性筆，用來寫大字，中字，行書或草書，都很合用；用黃鼠狼的毛，或兔子的毛做成的筆，叫做「狼毫筆」或「紫毫筆，」也有人簡稱為水筆，性質較硬，用來寫小楷，或清秀的中楷。

至於做毛筆的方法，也很簡單，將細軟的羊毛或者黃鼠狼，兔毛筆收集起來，先放在清水裏浸潤幾天，取出之後，用毛梳將毛梳齊，將較長的毛整理成為一片，較短的毛也整理一片，然後將長毛收攏在中心，用較短的毛把較長的毛裹緊，再用細線把毛根周圍外圍紮緊　用已經溶化了的松香黏土，放在修好的竹管裏，用小刀將筆尖修理整齊尖潔，再用淡薄的膠水蘸在毛筆的頂外層，使毛筆不容易分裂，同時又可以防止蟲蛀，在筆桿上刻成各種筆名，如「小大由之，」「烏龍水筆，」「淨純羊毫」等，各種美名，再用筆套將筆尖套進，防備觸壞筆尖，這樣一枝毛筆就完全成功了！

諸位：現在我們來談談兩椿關於筆的故事：

傳說大詩人李太白少年的時候，做了一夢，看見筆頭上生花，醒來以後，做起詩來格外清逸出塵；還有在南史書中，有一段類似的神話，記載得非常有趣，說有一位青年，名叫江淹，夜裏夢見一個人道，他有一枝很好看的五彩筆，江淹醒來以後，文思非常進步，做起文章來，新穎流利，不久之後，又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偉丈夫，自稱姓郭名璞，對江淹說道：「我有一枝筆，放在你那裏時間很久了，今天請你還給我！」江淹聽了，就在懷中一摸，果然有一枝五彩筆，於是就交給郭璞，誰知醒來以後，從此就文思遲鈍，寫做詩詞，都沒有好句子了。

歐亞畫報

Photo by Dr. W. Bauer

目注手揮　游神舞鶴

Absorbed by his Task.

[illegible]